

宋史 卷十七

T 2455/17

347

卅四

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8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利

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四

王介

子桢

陳騷

徐應龍

子榮叟清叟

許奕

子彪孫

張慮

曹彥約

陳貴誼

曾從龍

蔣重珍

葛洪

袁韶

程公許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少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進士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歷太學錄國子博士數上封忤韓侂胄出通判紹興尋知邵武軍學禁起主管崇道觀久乃差知廣德軍外艱免喪召為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復奉祠侂胄誅召還除侍左郎官轉右司兼太子舍人國子司業兼侍講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升祭酒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廟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有言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篤意輔導春宮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嘗卻太子索館中圖畫弗與諫止張燈設樂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遷州鈐轄介封還詞頭謂此雖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宰相私以爲請曰此中宮意也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如此威權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乞歸老不許侍郎許奕以言事去介奏陛下更化三年而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蔡幼學鄒應龍并奕而五或謂皆宰相主之陛下寧免孤立之懼哉固乞補外除

右文殿修撰知嘉興改集英殿知襄陽兼京西安撫使徙慶元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因郡守趙汝談請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諡忠簡子埜字子文以蔭補官登進士筮仕潭州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辭曰所求學爲義理之奧若詞科強記者能之自此益見器重紹定初汀邵盜作辟幕府叅議攝邵武縣兼理軍事勒兵平唐石盜擢樞密院編修至副都承旨襄蜀事急史嵩之首進和議埜疏言八事謂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出師兩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密院諭旨三閩嘉熙元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衍說司馬光仁明武并推廣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綱領皆在陛下一心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

可行除兩浙運判兼察訪使出視江防自嘉興至京口增修守
禦練習官民兵船陞江西運副兼知隆興府時以米綱不便就
湖口造轉般倉事畢受代改知鎮江兼提舉浙江兵船江面幾
千里惟瓜渡甚狹埜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如呂蒙置
遊兵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
之是冬揚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遊兵救之而退還劾知李江
吳潛不法厲民數事擢直華文閣知建寧府淳祐末遷沿江制
置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安慶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大
閱水軍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講行屯
田事宜修飭諸宮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萬二千蒙衝萬艘江
上晏然寶祐二年進給事中追論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輕肆寡
謀妄啓兵端乞罷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明年拜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主管洞霄宮卒
贈七官位特進埜始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
敬禮知建寧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素工於
詩書法祖歐陽詢尤清勁

陳騏字叔進臨海人試春官第一以秦檜當國擢埜居其上累
官將作秘書二少監兼太子諭德試中書舍人秘書郎崔淵因
外戚張說進遷金部郎騏封還詞頭出知贛與秀州孝宗遷秘
書監兼崇政殿說書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疆
兵理財之計及昇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諂之路塞倖進之門
再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典亡理亂之大端約爲
一書謂騏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奉典國官祠起
知寧國加集英殿修撰改太平又以言罷復起知袁州光宗受

禪名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二年春雪大雷駭直言
時政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
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
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
財用竭凡三十餘條皆切時病擢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四
年拜參知政事常三入奏感悟光宗以冬至日朝重華宮明年
正旦又稱壽於慈福殿寧宗將正儲極命攝行三省事卽位進
知樞密院事駮與趙汝愚不合未嘗同堂而語復與劉光祖有
隙汝愚擬除光祖侍御史駮言若果入臺某請避之汝愚愕而
止會彭龜年與祠駮謂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韓侂胄語
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罷爲資政殿
大學士與外郡辭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起知婺州告老授觀

文殿學士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徐應龍字允叔登淳熙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獲劫
盜妄指逸者爲首提刑盧彥德獲逸盜將寘於死應龍皆力辨
其妄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知高安呂祖儉謫死爲之經紀
其喪且爲文誄之朱熹貽以書稱高安之政義風凜然遷主管
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與陳自强舊同舍因不屈丐雷州去
自强敗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博士至司業歷工部員外郎秘
書少監戶部郎中工吏二部侍郎實錄院檢討言人主不能盡
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採之公
論上以爲然尋以崇政殿說書兼侍講進刑部尚書兼侍讀在
講筵多指陳時政因讀吳起傳奏起乃尅薄之士尚知加愛士
卒今軍將皆債帥專事掎克何由得下死力史彌遠惡其說免

之以兼太子詹事徙吏部尚書頃之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
崇福宮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肅二子亦登進士 榮叟字
茂翁由臨安通判遷太學博士歷說書秘書著作佐郎並與清
叟同俄遷侍右員外禮部郎中出提點江東刑獄除直秘閣知
婺州以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召爲左司諫
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內而京師楮幣不通
物價倍長米運多阻粒食孔艱外而郡邑苛征橫歛嚴刑峻罰
和糴科抑以取贏軍需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恐至
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述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
縲繫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
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所以爲沴也
尋權吏禮二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

拜叟知政事六月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 清
叟字真翁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盜
賊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事而
已而偏州僻壘轉相倣倣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豈明行禁
止遷軍器監簿太常博士理宗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別置大袖
一襲於太后舉哀日服之清叟進口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宣
付史館以垂後法從之又疏自陛下新政以來條目畢舉而綱
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未盡意者風化之先務猶缺勸戒之
大權未行與伏望厚人倫以釋羣惑惜名器以正大義因物望
以進人才又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
魏了翁不報久之歷司封郎官軍器將作二監殿中侍御史太
常少卿兼侍講巧外洪咨夔吳泳奏留之尋權工部侍郎以右

文殿修撰知泉州改集英殿知靜江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召爲
戶部并侍右侍郎寶章煥章二閣直學士知溫婺袁潭廣五州
歷福建安撫廣東經畧使召權兵吏禮三部尚書同修四朝國
史實錄志傳淳祐九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年
同知院事封晉寧郡公十一月參知政事實祐二年知樞密院
事因論四川總領余晦任用非材乞收成命帝怒御史朱應元
因論罷之以資政殿大學士歷奉萬壽洞霄宮祠開慶元年召
提舉佑神觀再知泉州建寧景定三年致仕卒贈少師諡忠簡
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爲少貶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內艱調涪城尉復登慶
元進士第一簽書劔南東川節度判官持所生父心喪三年召
爲秘書正字遷校書著作佐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歷著作郎

考功郎官輪對言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侵
其急在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侑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
宣撫節制濫及總領王人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禁
衛莫得擅賊吏特與放行以啓僥倖宜加勸懲以示遏絕侂冑
不樂其言吳曦平命宣諭四川分治軍民既而又云猶師奕奏
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罷遣
遷起居舍人侂冑誅遣爲金國通謝使奕請執政受指謂增幣
歸俘或可外此當以死守之金人聞奕各禮遜甚恭方清暑離
宮特爲還內廷射破的卒以行成還奏帝優勞之遷起居郎復
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皆歸於我尋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條陳六事以獻力爭諫官王居安傳伯成
以言名官且不得盡言而去况疏遠乎夏旱有言蝗至都城不

下奕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當以實意令郡縣舉行實政活民於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又言近者權臣之誅下至閭巷謹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此謗譏所從生也時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謫書以問奕喟然言曰士不愛一死而反困於衆多之口誠可悲也願以百口保之象祖艷然曰公悉安子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宣撫荆湖還亦願以百口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進兼侍讀每至今治亂必叅言時事願帝凝思設遇事有若此當何以處仍拱默以俟良久乃竟其說帝謂經筵若此方不徒設拜吏部侍郎兼修玉牒權給事中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奉祠士論韙之又論自古外戚恩寵太盛鮮不爲禍天道惡盈理所必至若楊次

山史彌遠力辭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不報以家劄外以顯謨閣待制知瀘州帝顧尚書章穎舍人真德秀稱其骨鯁夸人王粲桴木萬計入賈奕悉驅之出境奕於丙浚相知然至職事所關必反復辨析以求直其後士多畔丙奕獨以書候問改龍圖閣待制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筴之利以養士爲浮梁作堤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於學宮進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城修築不以煩民復捐緡錢代輸十縣逋稅其民亦相與祠於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及論賞罰之事言近來所招忠義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聞斬將之人未及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其欺罔降一官提舉玉隆宮還家卒遺表言本非衰病初染微痾當湯慰可去之時以

引簡錄 卷一百三十七
疾爲諱及鍼石已窮之後束手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
脉絡不通之故蓋寓諷諫也贈通議大夫奕天性孝友送死恤
孤恩意備至通籀隸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
雜文行世 子彪孫景定中爲四川制置司叅議官遇劉整叛
召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獻於元彪孫奮然曰手可斷文不可草
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

張處字子宓慈谿人登進士授越州教授屬浙東帥令督新昌
舊述辭不肯行手書越人瘠甚夏稅尚寬爲之期可理舊述耶
名除戶部架閣改太學正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
天下之動今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拂人心宜有以革之歷
太常國子二博士論邊吏能知守邊之務不能明立國之意如
繕城郭所以禦敵使溝壑石轉徙之民何敵之能禦儲米粟所

以備患使枵腹存盼盼之望何患之能備應早詔復言上天之
心卽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凡爲祖宗所不敢爲其幾舉而不
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
不疑矣其所長慮卻顧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今
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
起圯壞之風不可不整刷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
靡圯壞之後蓋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
如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旣以一切之政驅其聽復以一定之價
迫之從而稱提折閱不得不騷又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
不用惟取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風生未果克集而根本已
脫臨民痛決未果有益而國脉已困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
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秘書郎預編寧宗

會要兼吳益王府并莊文府教授講毛詩終篇請專讀尚書罷
諸子遷著作佐郎都官郎中言邊事戒勅千條猶患悖繆指意
明白尚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可責其成功且言戰則當
知彼已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求諸已而已儻以爲可但當
力主其說明告天下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勿使迎合之人得
以投吾機如此則議論合一而不雜矣又體統貴專一而不貴
乎分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彼此互別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
稟屬豈知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制置但存虛器
便宜反出多門乎遷秘書丞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剖決
滯訟眾皆悅服增前守陳宓所置濟民庫爲築城之費倍轉運
置平糴錢償禁旅營地屬民者徙知處與温州力辭以直秘閣
奉鴻禧觀祠會制使聘爲參議官使者尚威力復諫自用處守

正不阿以寬大濟之尋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
侍講進讀禮記月令敷暢厥旨分爲十二卷乞按月觀之以爲
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八陵復亟請乘時遣官肅
清祇奉升國子祭酒兼權工部侍郎命下而卒詔贈四官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嘗從朱熹講學登淳熙進士歷建平尉
桂陽司錄辰溪樂平令知澧州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
文字檄守漢陽時金兵大入圍安陸遊騎闖漢川郡兵素寡弱
彥約搜訪土豪得許尚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俾將
宣撫司軍屯郡城親授方畧結漁戶拒守南河兵至逆擊斬其
先鋒募死士焚賊艦晝夜殊死戰金人敗去遣仲昇劫金砦殺
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贈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
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軍補觀成忠郎尉漢川奏言敵利歲幣

朝廷惟所向輒應所求輒得故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乞自今
遲留小使假以歲月督責邊備固結民心欲進而我已戒嚴欲
退而彼慮有叛如此庶決勝可期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
兼湖廣總領遷湖南轉運判官會大盜羅世傳李元礪等相繼
竊發破桂陽茶陵安仁三縣壤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人心
始定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時朝議招安彥約言今不
行討捕不惟損失威重賊若設詞款我則兵不可撤民不得安
竟督諸將直逼賊壘擊破李新聚推李如松爲首復降之遂復
惟勝乘世傳與元礪有隙密請圖之併禽元礪江西副都統許
俊勅亦厚結世傳許以超格轉官及是世傳進留徽重賂彥約
諭以不宜格外邀求世傳怒以元礪解江西右司副胡渠渠欲以
世傳總諸嗣而悉徵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渠不悅世傳又

桀驁不肯出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
殺世傳餘黨悉平久之爲利路運判兼知利州關外乏食悉發
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西蜀邊面
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
握兵者委咎於財寡彥約爲作病夫議以獻曰古之臨邊求一
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則事體重號令一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
者志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賞無意於息民本
原一壞百病閒出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
有緩急各持已見雖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
不知逆黨雖誅人心未改任軍官領州事易成藩鎮之權起行
伍立微功漸無階級之分苟不正其本原磨以歲月漸以禮義
未見其可也爲今之計必使領帥權者當近邊境擁親兵有兵

權者必當領經費。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須有德望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者教民而後用之。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朝議未以爲然。差知寧國。改隆興。江西安撫使。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所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力辭。尋提舉崇福宮。理宗擢兵部侍郎兼國史同修。撰入對。勸帝勤講學。防近習。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倚忠直如著龜。去邪佞若蠱賊。其有沮撓謨言者必加斥逐。又舉漢淮南王故事。封其二子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所已行也。今若狃漢文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慈明。詔濟王續其後裔。雖不止謫而謫自息矣。尋兼侍讀。拜禮部侍郎。兵部尚書。出知常德。薦布衣李心傳乞寘史館。從之。歷寶謨

寶章華文三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諡文簡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登慶元進士宏詞一科授瑞州觀察推官內外服除歷安遠軍節度掌書記四川制置江東安撫二司書寫機宜文字遷太社令改武學諭國子學錄太學博士轉對言更幣之害人主所以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也今議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以援熙寧新法爲辭主法者摘以激怒特相謂其引類植黨遂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又論言路雖開是非莫辨忠佞不分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當衆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疏入遷秘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兩常平召授禮部郎官屬淮蜀

大擾上言人才所以增國勢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闢言路所以
通下情今媿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未已餽遺已
達而謀進無窮軍中耻言敗則陣亡者不恤耻言潰則逃竄者
復招彌遠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之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
司封郎中兼翰林權直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首引皇祐中
包拯乞因肆赦除聚歛培克之儆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儆
成周饗必及死事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之後教以五兵
理宗卽位陞宗正少卿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寶
慶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又言世以容默滯固爲賢以苛刻生
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疎未試爲識陛下當求忠實正
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耻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遷中
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封還內侍濫恩將郊以民生實艱吏員尚

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掩爲私藏宜大彰黜陟庶有以見上帝
遷禮部侍郎權刑部尚書修玉牒完兼侍讀改禮部尚書兼給
事中紹定五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帝親政進叅知
政事面諭頃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
洛時已移疾復上疏力爭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
資政殿大學士兄貴謙禮部郎官

曾從龍字君錫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進士第一
賜今名除奉國軍節度判官遷兵部員外左司郎中起居舍人
兼太子右諭德使金還言朝廷輕於易置州郡闕守必以次官
權攝自知非久何暇盡心獄訟淹延政令弛玩舉一郡之事付
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是未及境復以他故罷去每當易守供
帳借請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

勝計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大臣郡守有闕卽時進擬有求避憚行者悉杜其請或繳劾彈住者疾速行之使郡計寬則民力裕矣詔行其言開禧間旬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內婦女從龍正法梟之名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繳還蘇師旦姻戚張鏊復官詞頭尋兼國子祭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吏部侍郎兼右庶子權給事中直學士院兼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召對乞放繫囚修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七年拜禮部尚書知貢舉疏奏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疎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蕪命下其疏風厲中外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兼太子賓客十二年同知院事兼江淮宣撫使踰月進叅知政事疾憊士胡榘排沮正論榘噉言者劾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內艱服除改湖南

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興學養士湘人紀之移知隆興府復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兼行宮留守六月復叅政事密院同知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怪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關專界江淮屬荆襄魏了翁未幾選用不給詔并領督府以憂畏卒贈少師弟用虎天麟治虜皆歷顯仕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登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母憂終改昭慶軍與部使異議請祠易奉國軍紹定二年召試除秘書正字入對首言自昔周勃握璽以授文帝霍光定策以立宣帝皆今日卽位明日攬權未聞臨御八年曾無所作爲者今進退人才與廢政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

陛下豈有上天之子。下民之主。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
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於其時。但見九
廟至重。片時煨燼。而宰相之居華屋。廣袤獨全。於旣火之後。足
以見人心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設有他變。何所倚仗。陛下自
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纔五月。或九月。卽罷。蓋保全功臣
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柄也。上讀之。感動。授直寶章閣。
主管雲臺觀。不受貼職祿。亦不願霑恩。他日星變。復申前說。進
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復上五
事。言昔者隱蔽君德。咎在相臣。故臣專詆以昭君德。今乃在陛
下之身。臣不得不以責難望於君父。夫君子小人難辨。人主當
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日聞正論。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意在召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

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手書。削葉帝稱其平
實。遷著作佐郎。疏請擇賢帥。如漢趙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
事勢。條上便宜。時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不聽。自幼密勿。清
光不能過遠。塞兵事乞免說書。後果師潰。復議進兵。重珍言若
耻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未
可以忿怒用也。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當侍講席。
以是日道流生朝。而止奏。言聖躬舉措天下萬世。共傳竊恐貽
笑將來。不可不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兼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權起居郎。復上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
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其察於情實如此。因疾求去。以集
英殿修撰知安吉州。詔守刑部侍郎。致仕。卒。贈朝請大夫。賜諡

忠文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進士嘉定間爲密院編修兼國史實錄院守工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知惟在責以忠誠耳方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第職思其憂公爾忘私與夫純實不欺者得以稱之如朝廷責以拊循士卒故每嚴措剋之禁蠲營運之痛今乃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指廩給稍優者而強以取辦抑配軍需於拊循何有哉又責以訓齊戎旅故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今乃視教閱爲具文同坐作如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見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况又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書幣往來道路匆匆名爲繕治器甲修造戰艦實則飾舊爲新而已名爲樽節財用聲稱

羨於實則剝下罔上而已乞嚴飭將帥申詰軍實磨礪振刷以求更新寧宗嘉納之遷直煥章擢爲國子祭酒轉工部侍郎理宗卽位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至叅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紹定四年罷知紹興府端平二年加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充萬壽觀使致仕嘉熙元年卒輟視朝諡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著奏議雜文二十四卷

袁詔字彥淳慶元府人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聽勤謹無過失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往臨安置妾將婚察其女有憂色問知故蜀趙某家父歿鬻身爲歸葬計耳袁憐而還之獨身歸妻迎問告以故笑曰子之有無命也我與汝屬旋久何必更待他人妻

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明年生韶登淳熙進士爲吳江丞
常平黃榮檄覈田定役蘇師且姻黨在吳江密以屬韶且曰當
薦爲京朝官韶不聽師且怒諷言者將論之榮亟以白於朝且
薦韶由是顯名改知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善去者韶始至絕
私謁莫敢撓郤錢塘取石爲江岸者嘉定四年召爲大常寺簿
右司郎官接伴金使因索歲幣語言慢甚韶折以兩國誓約止
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擢令臨安理訟精簡平反冤獄甚
多紹定元年同知樞密院拜叅知政事奏胡夢昱論濟王事何
罪遠竄不肯署勅李全叛揚州告急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
安以鎮邊之史彌遠懲侂冑用兵不欲聲討韶與范偕力言揚
州失守則京口且不可保禍將迫矣因薦淮將卞整崔福可用
適福至夜引與同見彌遠始決意討全端平初以言罷奉祠卒

年七十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氏病
嘗其痰沫日不交睫者數月旣卒哀毀踰禮登嘉定進士母憂
終制調華陽尉綿州教授制使崔與之加器賞擢知崇寧蠲預
借免抑配人德其惠差通判簡州金人犯園中制使桂如淵遁
三川震動代者李璽辟爲施州通判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
之後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自足時諸將乘
亂抄劫事定自危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
色卻之吳彥復增以進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有獻議於璽
欲招秦鞏大姓以立功者衆多從患公許獨反覆論辨山東翟
轍未遠璽從之後趙彥呐踵行其策大姓果導金人入擣成都
人服其先見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大常博士輪對言志士仁

人嬰逆鱗賈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朝廷立紀綱而已今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而去鳴復安坐自若則是假以職而棄其言幸其退而優其遷自裂其綱紀蔽其耳目凡居是職雖被親擢諫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恐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居者孤立而無助矣時行都大火應詔言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創爲邪說禁錮言者夫羣臣忠告者衆而聖意堅不可回何怪其言過於矯激如必欲感召和氣消弭災變何不取法大舜及漢淮南我朝秦邸故事追復濟王特在一念轉移聞耳不報峴反劾之罷爲秘書丞兼考功郎官予祠李宗勉入相召除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直舍人院轉著作郎諫官郭磊卿論事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留之旣而又奏史嵩之自邊關拜相中外缺望

臺諫謝方叔王萬相繼他徙方今外患憑陵國勢危若綴旒乃可自爲弗靜陽與遷除陰奪言職乎遷將作少監有旨新造十八界會子折五行使公許繳奏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安保將來並行者不折閱乎不若且將十七界以三兌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不至一旦貿易不行庶幾三界各有等第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累奏引去宗勉游似而奏留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淳祐元年遷秘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轉太常少卿請外除直寶謨閣知袁州新周敦頤祠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請半蠲和糴改命郡吏部總所綱運免募平民人甚便之以杜範薦召拜宗正少卿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奏改提舉玉局觀居二年起赴行在屬嵩之經營起復益憚公許嗾侍

御史王贊奏寢召命踰年帝親擢爲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入對
言不可不堅凝者七是晚命草罷嵩之起復及相范鍾柱範三
制兼權中書舍人復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
不明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蓄
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頃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朋附爲
歎之臺察充之一人技拭餘皆引領而望如劉晉之鄭起潛陳
一薦濮斗南附下同上言官方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
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其繆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臥
帝稱善右史徐元杰暴亡公許奏言正月劉漢弼死四月杜維
死人言籍籍事已可疑然漢弼猶類風淫末疾杜範亦尪弱
竊諉曰天命猶可也至於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
甫聞謁告奄至暴亡口鼻四體輒形變異使人雪涕不已今既

置獄鞫勘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盡情研究務
使得實不報物論譁然臨安尹趙與憲請置獄天府公許繳奏
謂與憲爲嵩之死黨乃改命侍御史鄭家案回懦首鼠事竟不
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尋權禮部侍郎充執綏官繳奏鄭士昌
向因詔獄追逮輒許稱死今驟復官職且與內祠許侍養恐重
爲清之累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以疏示清之公許又駁奏項
容孫罪譴還家道死不當叙官復職命遂格真拜禮部侍郎論
嵩之免喪乞賜睿斷亟下明詔以正邦典又救章琰李昂英以
論執政及府尹不當罷清之嗾所厚御史周坦疏劾除寶章閣
待制知建寧諫議鄭家復論罷之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
四年再奉玉隆觀祠差知婺州未上召權刑部尚書入對疏時
政七弊徇貨財急營繕逐諫臣開邊釁薦知名士二十九人請

復京學養士法言京學養士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
輕重得宜人情便安一旦因鄉庠教選而更張之使士子擾擾
道塗經營朝夕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
類申之法使遠方學者得以肄習其閒勿令四方作則之地庠
序一空絃誦寂寥非所以作士氣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橐
御史陳垓論劾參政吳潛奏留之同樞徐清叟布衣方和卿太
學生劉敬等咸伏闕上書論垓乃授公許寶章閣學士知隆興
府命下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為嗟悼贈宣奉大夫龍圖閣
學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冲澹寡欲家無美儲晚年惟一
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然愛敬親戚蜀有兵難族
姻奔東南者多依以居所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
謚掖垣繳奏金華講議日進故事行世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一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六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五

程秘 附宣 續 余天錫 從子 陳嶺 鄭性之 孫應龍

王伯大 應 趙必愿 張璠 馬大騏

戴慶烈 度正 牛大年 李大同

徐鹿卿 孫夢觀 徐元杰 陳韡 許應龍

劉之傑

程秘字懷古休寧人少敏悟語出驚人登紹熙進士授昌化縣
簿調建康教授改知富陽遷主管官告院歷宗正寺簿樞密院
編修司郎中秘書丞出為江東運判提舉浙西常平升著作

監軍器少監轉左司郎中國子司業。舍人院歷起居中書二
舍人吏禮二部侍郎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
讀值寧宗崩史彌遠夜召秘舉家泣涕大驚妻卽王淮女疑有
不測使人騙之見彌遠出迎同入禁中一入矯草制訖七十五
理宗崩秘府楊皇后緘金一囊以賜秘拜受不辭。其直不
實彌遠以是銜之不與共政。權刑部尚書封休。其直不
真拜禮吏二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其直不。其直不
以。其直不。學士知建寧兼福州招捕使。其直不。其直不
信至新安。侯加寶文殿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再奉祠
加。其直不。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特進士師。同時定策有
宣。其直不。者慶元府人官太學博士召試秘書郎歷著作佐郎知吉
州福建提點刑獄入除考功員外郎秘書少監權侍立修注官

起居舍人至爲郎兼權侍左侍郎編孝宗寶訓試權吏部兵部
尚書彌遠托爲腹心連擢同知樞密院叅知政事未幾以資政
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升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
贈少師加贈太師諡忠靖。薛極字會之武進人初廕調上元
主簿復中詞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溫州知廣德軍樓鑰薦遷大
理正歷刑部司封員外左右二司郎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椿庫
兼勅令所刪修官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爲彌遠所親任拜
司農卿兼權兵部侍郎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
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灾代有而
應不以實政編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
未周誓以今日遇灾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怠惰之戒將見
天心昭格沛然之澤不崇朝而響應擢累刑戶吏三部尚書十

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寶慶元年叅知政事兼密院同知紹定元年權知院事封毘陵郡公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四人諡附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彌遠死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余天錫字淳父慶元府昌國人家貧與弟天任相友愛終歲同食而臥更衣以出初爲宰相史彌遠弟子師會彌遠與皇子竑有違言竑欲廢置陰借以爲後備值天錫秋試歸告曰今沂王庶後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渡江與一僧同舟抵越西門遇天大雨僧指門左全保長可入避雨如其言過之保長知爲丞相館客肅具雞黍須臾引二子侍立問之曰此吾外孫口者嘗言汝當極貴詢其姓名長曰趙與堇次曰與芮又問其行輩長是還以告於彌遠命在二子來見密諭天錫曰二子長者最

貴宜撫於家天錫遂載與歸母朱氏口爲櫛沐教之學問禮度益閑卽理宗也天錫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監慈利縣稅轉籍田令以前功超授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玉牒所檢討兼崇政殿說書權戶部尚書知臨安府兼浙西安撫使升詳定勅令官以寶文閣學士知婺州奉祠起知寧國府進華文閣知福州入覲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兼侍讀嘉熙二年陞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封奉化郡公改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復改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時年九十封周楚國夫人將以壽日拜天錫爲相忽有疾卒贈少師尋加太師諡忠惠天任亦至兵部尚書從子晦歷官四川安撫制置屯田等使知重慶府兼總領財賦蒙古復城紫金山晦不能制戰又敗召還奪官寶祐五年復總領淮西財賦官

至尚書嘗置義莊以贍宗族方帥蜀時以違言論知閬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陳墳字和仲鄆人史彌遠甥纔數歲大父叔平與樓鑰友命之出揖卽如成人甫長文思益進頃刻數千百言試轉運漕司皆第一登嘉定進士調黃州教授父喪毀瘠考古禮祭義行之歎俗學不足為擇師楊簡從之學攻苦食淡晝夜不息免喪彌遠當國令堂除墳謝以避嫌赴部注處州教授士論高之理宗求言疏奏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所由替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又言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不合紀綱不振風俗不淳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與郡守高似孫不合乞歸奉母命為太學錄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

難保日月逾邁事幾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為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主宗正寺簿都城火損亟徒步往盡收玉牒藏於石室疏陳致災之由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乞正馮黼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行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趙汝談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諡議所許惟袁燮一人駭朱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藩牧則務刻剝乃諡榮愿考功陳耆履議欲收墳不可上書彌遠言李全在楚有異志乞加警備以回羣心正典刑以肅權綱大彰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會賈貴妃入內又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至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責其好名答言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求去通判嘉興彌遠死召為密院編修入對首言天下

出簡錄 卷一百三十一
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如秦如韓如史此今日所當
戒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陰中者復
出填却衢州歲旱寇起約日發濠坑山江山縣而東填獲其謀
者填令往諭以利害盜懼自首者衆遂潰去改提點都大坑冶
徙福建運判遷浙西提刑按知安吉州俞垓倚丞相李宗勉姍
貪黷最甚副尉戴福初爲弓手以獲潘丙功宗勉倚爲腹心盜
橫貪害聞風逃遁獲之豫章墨而徇於市召爲國子司業諸生
相慶以爲得師尋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疏乞明用
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厲將士抑貴近以寬
糶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劄以培根本勿使任用混淆薰蕕
同器遂令賢者耻與同羣諫議金淵論罷之後終吏部侍郎填
輕名重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自娛於泉石四方學

者踵至于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
太府寺簿入對極言國政闕失除淮東總領賈似道誣以罪貶
建昌軍德祐初召除刑部侍郎不赴卒

鄭性之初名自誠字信之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累官知
贛州改隆興歷寶章華文敷文三閣待制提舉萬壽并上清宮
知建寧府端平初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
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
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
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閒或不自知矣擢左
諫議大夫言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
舜之道則無遠猷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
之機凡臺臣交章互詆公以處之乃得其當夫聽言之道宜以

事觀若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則激者自平。明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密院同知。嘉熙元年。進知院事。俄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卒。

鄒應龍字景初。登慶元進士。歷官直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入除起居中書二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左庶子。遣使金。試戶部尚書。還爲太子詹事。遷給事中。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真拜刑部尚書。乞奉祠。起知太平州。論罷。以敷文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淳祐四年卒。贈少保。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登嘉定進士。主管戶部架閣。遷國子正

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監丞。知信陽軍。移池州。改直秘閣。江東提舉。常平。端平三年。召至闕下。遷尚右郎官。轉左司。試將作監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康府。轉般倉平江府。百萬倉。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入對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縉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待。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勢爲言。旣而不言治安。直言危亂。再又不言危亂。直以亡言。猶謂有知。今併置亡不言。謂之何哉。夫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招天下之謗議。犯前古危亡之覆轍。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危亡莫之與言矣。彼小人之性利害不出於身。莫不破厓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不知遇平

日信任者守爲陛下分此謗乎又累疏言邊備曲盡事情以直寶謨閣知婺州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司農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遷起居舍人至爲郎兼權刑部侍郎論罷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召至闕權吏部侍郎中書舍人兼侍讀陞侍右侍郎國史修撰拜刑部尚書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八年拜叅知政事月餘論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應儵字之道昌國人少刻志於學試南省第一登進士除臨江軍教授入爲國子學錄兼莊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秘書郎請蚤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問州縣貪風對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儻有位首及於巫風淫風者有以也又問藏書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所著書

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翰林權直以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遷宗正寺丞權禮部郎官兼國史實錄院差知台州召爲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遷起居舍人兵部侍郎直學士院一夕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轉吏部侍郎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叅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宮丁大全論罷之德祐元年詔復其官致仕卒

趙必愿字立夫汝愚孫以恩補承務郎監平江糧料院調常熟丞登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修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革胥吏鬻鹽之敝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增均惠倉儲立義役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民感其化出已田以備法遂遍行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入郡四十

八縣秩滿立祠刻石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父崇憲卒居喪盡禮從學黃翰服除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差知全州訪立周惇頤後移常處二州改知泉州罷白土課奏免權鐵修舉義役講行荒政旱不爲災差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苦撫摩凋瘵修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端平初改直秘閣知婺州奏乞寬減內帑綾羅罷開化稅場遷太府寺丞度支郎中引對言大權在我或者猶疑其下移衆正已開或者猶疑其勿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帝以待故老或意其未必來責次輔以任大政或意其不安位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何爲使之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以至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出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

以疑陛下矣一除日之頒號令之出雖未必出於閹宦而人疑於閹宦雖未必出於私謁而人疑於私謁雖未必出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陛下徒有去敵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亦何樂於此哉時論偉之三京兵敗條上守禦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救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縻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闔之代拔未用之將皆切於邊要嘉熙元年授右司郎中火災上封事極言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師淪沒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言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闕畧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

勤於邸第之貴必也治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國之誅思室
鬼高明之瞰去木妖競治之孽戒內殿無度之讌酣節內庭不
急之營繕遷左司郎中司農宗正二少卿轉對言周官國有大
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宜合衆謀屈羣策上而縉紳下而
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
以攄目前之急乃不求眩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尋拜司
農太府二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勅令所刪修官中書門下
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
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宜乎天意可回而災
惑失度鬱攸囂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州埃方息白晝隕星貫
日之虹脇陽之雹疊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遷起居
舍人大水上封事言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

今日之事動無良策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診名和轉移於
陛下方寸間耳兼權侍右郎官言材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
用若此不已必至傾覆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已愛民必如勾踐
之臥薪嘗膽衛文之帛衣布冠可也權吏部侍郎應詔言邊事
急宜勅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責李安民及
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一將
自開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擣虛之鋒一將助芮興之勢以備
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
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毋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宰
相李宗勉稱之遷戶部侍郎同詳定勅令請立國本兼給事中
內侍陳洵益贈節度使必愿繳奏言御史李韶向論洵益陛下
不行其言復奪其職故韶久名不至若復超贈韶愈無來期矣

引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權戶部尚書抗言端平初洛師輕出失德安襄陽固始定遠又
失六安郢復荆門又徙夔峽降浮光殲滁陽棄壽春擾真陽危
成都全蜀遺燼靡有子遺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
勤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期蜀警於大宴之頒命戒心
一弛赫鑒已隨之矣又乞諭太府覈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
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官府
之一體在丞相史嵩之司諫鄭起潛論罷以寶謨閣直學士奉
祠淳祐五年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平易近民忠信厚俗
行鄉飲酒禮旌賢士獎高年裁僧寺尤留意武備以軍禮見戎
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指置海道修水戰教士卒凡四年卒
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
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

張璠字渭老福州人登嘉定進士辟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
管文字遷吏部架閣歷太常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國子
祭酒尋權禮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編修以集英殿修撰差知
婺州人權兵吏二部尚書補闕程元鳳論罷之寶祐三年權刑
部尚書兼侍讀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累遷同知樞密院事五年
拜叅知政事進封長樂郡公致仕卒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登紹定進士簽書嶺南判官名試遷秘
書正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歷校書著作佐郎輪對條上時弊記
旨切直遷考功郎官遷秘書監直秘閣知吉州入爲宗正少卿
秘閣修撰知紹興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
侍郎沿海制置使差知慶元改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轉廣東
兼經畧安撫使寶祐四年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兼侍讀國子

祭酒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論罷提舉洞霄宮景定二年起爲資政殿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平江府再知慶元兼沿海制置使臺臣劾之褫職奉祠削子時楙一秩咸淳三年追奪執政恩數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後卒於家

饒虎臣字宗名太平府寧國人登嘉定進士調將作監簿差知徽州累遷秘書著作二郎右司兵部員外左司郎中司農卿以直龍圖閣爲福建轉運判官轉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除秘閣修撰爲兩浙轉運使入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攝吏部尚書寶祐六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景定初似道入相拜叅知政事書御史何夢然論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再乞褫職

罷祠四年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戴慶灼字彥可温州永嘉人登淳祐進士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詔試館職遷秘書正字兼史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幼淮東總領趙與峕知平江余晦奪職鐫秩仍追冒支官錢升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九月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景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踰月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度正字周卿四川合州人少從朱熹學登紹熙進士歷官國子監丞上疏言李全必反且獻斃全三策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因獻二說其一用朱熹之議其一因宋朝廟制而叅以熹議

白西徂東爲一列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雖爲一室凡遇祫享實未嘗合增此三室方後有祧主之所前有合食之地於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遷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登慶元進士累官將作監簿入對言今日土氣久靡亟宜振起必上有扶持作典之意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遷軍器監簿大宗正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黎州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黎雅屯戍諸軍加直寶章閣工部

員外郎上疏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入守秘書少監宗正少卿歷秘書監起居舍人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登嘉定進士歷官秘書丞崇政殿說書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加忽一語言政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宜謹重遷太常少卿兼侍講侍立修注官起居郎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提舉太平興國宮致仕卒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鄉後進爭師宗之

登嘉定進士調南安教授撫張九成謫居言行以訓諸生申明
周程舊學條教俾義理復明立養士綱學田多在溪峒加以撫
恤租無逋欠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獲免辟福建安撫司
幹辦公事差知尤溪會汀邵寇作贊畫備禦避寇者多方振濟
全活甚衆都城大火應詔上言嬖寵燕私小人三事積陰之極
有此徵驗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辟宰南安辭
德秀諭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
許之既至首罷無名科歛明版籍革預借決壅滯達冤抑邑以
大治德秀疏其政以勸別邑歲饑處置有方富者樂分民無死
徙毋喪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歷主管官告院幹辦
諸司審計司國子監簿入對陳六事洗凡陋以起事功昭勸懲
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庇都邑用閩越舟師以

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密院編修權右司贊畫
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
黜鹿卿贈之以詩併爲言者所劾出知建昌軍太學諸生作四
賢詩以美之其爲政寬賦歛禁掎克汰賊濫抑彊禦恤寡弱黥
黥吏訓戍兵創百丈巖若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孚田里歌誦
又爭免秋苗斛面米五千斛崇教龍會兩保與建黎鐵城民修
怨多兵鹿卿馳書諭之皆歛手聽命名赴行在擢度支郎官兼
右司勅令剛修官入對極陳時弊言並相之非言者詆以他事
主管雲臺觀踰月起爲江東運判值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
傑諱不敢詰鹿卿捕食人者尸諸市出本司積米平價以糶及
減質當息出緡錢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所活甚衆制置
茶鹽岳珂自詭興利國計反屈命鹿卿覈之至則寬其期限躬

自鈞考盡得其實凡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財者悉縱遣之珂罷兼領太平暫提舉茶鹽弛苛征蠲采石蕪湖兩務蘆稅有蝗入境鹿卿露香默禱風忽大起蝗悉飄泊渡淮加直秘閣提點浙東刑獄兼提舉常平彌遠弟爲温州通判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衢州推官馮惟說素廉正檄決婺獄大家不快嗾鄉人居言路者劾之以爲委使不當罷主管玉局觀名還改直寶章閣自以直道不容堅辭丞相杜範遺書乃出擢太府少卿入對請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屬時多艱人心搖扞無獨力任重之臣守節仗義之士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擢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權吏部侍郎時議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不可遷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兼發運副使入爲國子祭酒同修國史兼侍講權給事中請復舊制

闡之職無所不當問淳祐八年知樞密院兼權叅知政事上方眷遇深篤忌者浸多託其名撰僞疏歷抵宰相并百執事已初不知因乞去遷禮部侍郎以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尋提舉鴻禧觀致仕卒遺表聞贈四官益清王居家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其歡心在官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藁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行於世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登寶慶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爲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請外通判嚴州名爲武學博士太常宗正寺丞兼諸王宮教授歷屯田郎官將作少監出知嘉興還兼右司郎官轉

對言風憲之地。未聞有顯疏一過失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不肖草制書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矣。當路者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繼逋賦籍泛入。歸於公帑。值戶部遣官督賦。促急闔郡。惶駭。夢觀不忍。病民欲棄官去。將以府印牒所遣官。遣官聞之夜遁。丞相董槐召還。陛見。帝問江東廉吏。首以夢觀對。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言。今內外之臣。各恃陛下以遂其私。試一反顧。無一人可恃者。思之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前計臣奪州縣利歸版曹者。乞令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尋奉祠。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資善堂贊讀。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抗論益切。大畧言。寵賂日彰。仁賢日逝。貨財偏聚。前未易相。敝政固不

少。今既易相。其敝亦自若在。廷皆爲危之。求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蠲租稅。省刑罰。有古循吏風。俄得疾卒。帝悼惜。賻銀帛。爲人退然。若不勝衣。然素厲名節。義所當爲。奮往直前。所居敗屋數間。以布衣蔬食終其身。士論多之。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寢思精索。聞朱熹門人陳文蔚講學鉛山。往師之。復師事真德秀。登紹定進士。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嘉熙二年。召爲秘書正字。遷校書郎。奏否泰剝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骨鯁者。不足以負荷斯世者。不可輕畀。皇子竑宜置後。太子宜蚤定。以諫官蔣峴方排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許。明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知安吉州。淳祐二年。移南劍州。會峽陽寇作。擒渠魁。斬之餘。釋不問。郡有延平書院。率博士會諸生。親爲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

多感悅而去。輸米聽其自槩。闔郡德之母。憂免喪。授侍左郎官。言錢塘駐蹕之地。驕奢相尚。宜抑文尚質。兼崇教殿。說書每入。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內降指揮許執奏。及臺諫察舉。故事爲戒。多切宮壺。拜將作監。進揚雄大匠箴。陳古節儉。天久不雨。轉對極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古今遇災修省之實。會史嵩之謀起復。臺諫中外皆莫敢言。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起復。臣奏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何容喙。且嵩之讀聖賢書。上畏天命。下恤人言。家庭之變。禮制有常。何至忽終身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今惟學校叩閣力爭。觀其書使人感歎。夫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以扶翊之。自聞起復之命。凡有秉彜之心。莫不失聲。是果何爲而然。人心

天理誰實無之。輿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起復之命遂寢。改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延議軍國事。裁書無慮數十。皆朝廷大政。邊鄙遠慮。每言至宗社隱憂。輒閣筆揮涕。書就削藁。雖子弟無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奏事以疾。謁告。特拜工部侍郎。是夕煩熱大作。四鼓暴卒。朝紳往弔。相顧駭泣。帝亦震悼。遣中使問狀。已而三學生蔡德潤等伏闕上書。愬其中毒。公論傷之。帝悼念不已。給田五頃。緡錢五千。賜諡忠愍。二子直諒。直方。淳熙二年。以布衣授史館編校。陳鞞字子華。侯官人。父孔碩。從朱熹。呂祖謙。鞞從葉適。學讓父。郊恩與弟鞞。鞞登開禧進士。賈涉開准闢。辟爲司幹官。勸涉歸山東河北遺民。使耕其土。分配以內郡。貸死之民三分。齊地張

林李全各得一處其一以待有功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仍守其土驅忠義人盡還北倣韓琦義勇法募民爲兵給以淮甸閑田而薄征之擇土豪以爲統率別廩鹽丁爲一軍以爲藩籬及淮西告捷韓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下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諭曰金將盧鼓槌新勝於潼關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之可勝也又使時青夏全候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其後果犯安豐韓如盱眙犒師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再如盱眙見劉瑄調整惠成進夏全諸軍擣虛應援皆韓之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其酋四駙馬遷將作太府三丞差知真州提點淮東刑獄加直寶章閣兼知寶應遷宗正丞權工部員外倉部郎中入對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賞罰而已臣所陳

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區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韓提舉四隅保甲會有親喪運使陳汝提舉史彌忠告急於朝謂非韓莫可平明年起復寶章閣直學士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兵甲公事兼福建路兵馬鈐轄同措置沿捕盜賊至則籍土民丁壯爲一軍賊由紫雲基間道趨沙縣忠勇軍破之於高橋更趨邵武勢益猖獗或議招降韓爭曰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若用淮西兵五千可圖萬全賊又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兵由泉漳閒道入擊勝於順昌六月兵大合七月韓親提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所至克捷九月分兵進討五賊營十月平之十一月破潭瓦礫爲賊起之地犁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降

連城七十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瞿張原砦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責其後至誅之進右文殿修撰兼知建寧衢州寇汪徐朱二破常山開化勢益張韓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其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悉平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廣所至殘虐遣官吏諭降輒殺之韓乃決計除蕩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及親兵擣賊巢穴端平元年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兼知贛州至則斬將士之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斷賊糧道遂破松梓山親督諸將乘春瘴未生薄山下賊悉精銳迎敵韓軍步騎夾擊縱火焚其巢賊

首張魔王自焚斬于五百級擒賊將十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僭偽服物各數百三槍中箭而遁翼日追及下黃又敗之餘衆薙獮畧盡三槍遁至興寧就擒斬隆興市所跨三路數州六十砦悉平之詔獎以忠勤體國計慮精密進工部侍郎仍知隆興未幾改江東知建寧府兼行宮留守入奏事帝稱其平寇功頓首讓曰臣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苟逃曠敗耳遷工部尚書改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往來巡視鄂州江面措置捍禦加寶謨閣學士詔選猛將精兵相視緩急據地利邊要衝以伐姦謀嘉熙元年進煥章閣學士加徽猷閣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斬逗留不進殿司崔福竄趙邦永淳祐四年除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侍讀同修國史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六年同知樞密院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

使改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開慶元年赴闕充醴

泉觀使明年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諡忠肅

許應龍字恭甫閩縣人少通經旨座客戲以小兒氣食牛應聲

曰丈夫才吐鳳四座嘉歎由太學登進士調汀州教授歷浙東

宣撫司掾戶部架閣籍田令太學博士入對問李全時青歸附

有莽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所言遷國子宗學博士祕

書著作二郎兼權尚右郎官勾外知潮州陳韓任以拓捕陳三

槍鍾全三路盜賊調軍分道追勦盜逼境上亟遣水軍禁卒士

兵弓絞分扼要害明開諜守關隘集民兵諭以力保鄉井蒐補

親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統領齊敏率師由

潼趨潮截頓寇餘黨應龍諭以兵法攻瑕今鍾竄將窮陳寇猖

獩若先破鍾則陳不戰擒矣敏奉命於是諸寇皆平有行旅數

人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釋之皆羅拜感泣人始疑其儒者不

閑戎事及見其區畫條理莫不歎服僚屬請卜功卻之距州七

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耕田不輸賦稅至是亦平其首率父老

鳴缶擊筒詣郡伏罪秩滿當去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除禮部

郎官入對帝稱其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各頓首謝曰陛

下德化所暨民無不可化者遷國子司業祭酒徐僑議學校差

職欲先譽望應龍謂不若定以資格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

風息僑以為然遷祭酒攝侍右郎官權直學士院草鄭清之喬

行簡罷相制奏以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墮諸

淵今雖乞罷機政然不可失陛下體貌大臣之意當兩盡其美

可也帝善之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諭以制詞甚善就

令草勅書戒諭諸闕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陞侍讀權兵部尚書

弘簡錄 卷一百三十八
朝議稱提楮幣州縣希旨貧富猜懼應龍奏乞從民所便尋拜
中書舍人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嘉熙三年簽書樞密院事正言
郭磊卿論之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年八十一贈銀青
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登嘉定進士歷官將作監丞差知澧州
改德安親喪起復加直寶謨閣知江陵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
章閣親年八十乞祠歸養起復知真州改江寧累官進寶謨閣
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江東安撫使嘉熙三年權兵部尚
書淮西安撫兼沿江制置使督府叅贊邊事聽便宜行之淳祐
二年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同知樞密院七年以
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御史蔡次傳論罷尋起叅
知政事乞歸以前職知紹興復爲兩浙運判翁甫論罷寶祐元

年卒贈少師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宋四之十六

高定子

從子

吳泳

趙景緯

徐霖

李伯玉

牟子才

包恢

馬光祖

楊棟

從子

姚希得

支龍榮

家鉉翁

高定子字瞻叔邛州蒲江人登嘉泰進士授郵縣簿吳曦叛解

官歸養曦誅攝府事宇文公紹薦其忠孝兩全調中江丞親疾

六旬衣不解帶居喪哀毀骨立服除連知丹稜夾江二縣以教

化為先務作同仁書院造就人材改監資州酒務悉除麻菽舊

征寬酒權民以為便浚饑預發縣廩振之民有偽為嘉定元年

正月田契與鄰相爭詰曰是年三月改元詔始至安得有此契其人折服辟四川總領所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辦爲能者定子白使者斥之所治利州倚酒權以佐軍用吏姦盤錯躬自究詰有欲增權者定子力爭乃止隆興開總所得旨造十一州小會子實以代錢貿易百姓賴是以權川引時制使鄭損彊復自用奏請廢之令下民爲罷市關隴之民交病定子又力爭得存其半損欲增總所鹽課及取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始釋然差知長寧軍修學劄六先生祠長寧地接夔獠公家百需皆仰濟井鹽制司往往因自封殖又權入其半民困重賦定子請奏蠲之轉知縣州元兵穿鳳州塞下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文龍趨緜安撫黃伯固亟奏以定子兼叅議官措置文龍備禦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擒鉞又奏

盡發本州所藏與諸司綱運爲朝廷并蔽全蜀委都監陳訓招潰卒人給錢米已而受招者不肯釋甲訓奔告定子令帳下皆甲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至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軍士皆拜復諭其將曰我文官尚不畏死汝將軍也世衣食縣官乃反避敵耶宜乘此時戮力出戰正爾曹立功報國之秋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命亡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等屯近境剽掠尤甚邦佐入州大言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二萬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備禦之地何爲以兵入第來吾固存以相待邦佐色沮已復遣幕府來議答曰軍將入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糧敵至效死則加以賞賚餘非所知彥威慚乞別給錢餉軍定子捐四十萬緡與之趣令還戍尋以擒捕張鉞防遏潰兵二功

進直寶章閣再任會伯兄稼上提刑印而歸過縣定子爲築棣
萼堂飲酒賦詩爲樂召爲刑部郎中入對極言時弊特彌遠柄
國久有日陛下優禮元勳俾得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因以新
百度而革因循人爲危之越兩月除直寶謨閣爲江南東路運
判稼死乞歸不許遷軍器監太府少卿計度轉運副使進司農
卿兼玉牒所檢討官明堂大雷雨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天變
日多土地日蹙請明詔內外帥守出奇乘險求水陸可進之策
升樞密都承旨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起居中書二舍人叅贊
京湖江西督府事親往周視新城大犒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
侍郎賜金帶入奏事勞問甚渥兼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未幾
改侍講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講筵奏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
有類叔世帝爲竦然修孝寧二朝日曆書成拜翰林學士知制

誥尋兼吏部尚書國史實錄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李心傳
以續成四朝志傳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
言之氣淳祐二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拜叅知
政事出知福州改潭州固辭提舉洞霄宮退居吳中以著述
自娛轉資政殿學士致仕七年卒贈少保有所著存齋文集北
門并薇垣類藁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稼子斯
得字不妄少從李坤臣遊入太學登紹定進士授利路觀察推
官辟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領史事奏爲檢閱文字會父
死日夜號泣與家僮潛至沔奉遺體以歸服除哀傷無意仕進
心傳復辟爲史館檢閱分修光寧二帝紀遷軍器太常二簿兼
校勘冬雷應詔言朝廷宜擇才並相由是廷史嵩之其黨言叔
父兄子不可同朝添差通判紹興改合州與史官杜範王遂論

四朝帝紀嵩之妄加毀譽改所草濟王事然書已登進心傳獨
藏原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斯得撰範既入相召爲太常博士
遷秘書郎日食應詔言嵩之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黽勉傳
諭苟塞人言是以譌言並興善類解體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
忍言者又言大臣貴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
多知耻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常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
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庇邪喜同惡異任術
數樂詭道陛下虚心委寄所責何事而其應乃爾蓋斥范鍾也
又言今便嬖側媚之人足爲清明之累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
下之心其存者幾希矣又羣臣靡雜宮禁奇袤贖貨外交坐視
不問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覷之漸
設有不幸宗社淪亡衣冠魚肉當是之時其能逃萬世之清議

乎言尤切直羣小側目於是力求外補知嚴州夏旱蠲租發廩
招糶勸分以振遷浙東提刑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堅等
七人不報善瀚乃侍御史周坦婦翁堅乃簽樞史宅之妻黨也
未幾改斯得江西運判斯得疏辭言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
一不施行壞法亂紀莫此爲甚乞併臣鐫罷章上坦與七人竟
罷去移湖廣提刑薦官屬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陰
蓄亡命賊劫平民斯得案治之衡老增吳自性與館客馮燁謀
中傷斯得斯得并發其姦黥配二十餘人加直秘閣湖南運判
入爲禮部郎中權左司兼侍立修注官水災願罷新寺土木速
反廷旨諸臣過絕邪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遠佞
臣絕其干僥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又因轉對言諸臣上言
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邪外則銷遏寇虐

顧以爲無補欲一網而盡去之此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
聖慮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起直寶文閣知泉州遷福建計度
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
民自實田今主上臨御適與之同異日史冊書之恐累聖德永
相謝方叔大愧卽爲奏罷董槐入相召爲司農卿程元鳳相改
秘書監及丁大全相御史沈炎論斯得奪職大全謫乃移浙東
提舉常平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杜虛心委之果
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大水旱暵交至疊來妖星突
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匿不
以聞度宗卽位召爲秘書監擢起居舍人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兼侍講每於天命去留人心得失前代治亂祖宗基業必反復
陳之權工部侍郎求外以顯文昭符制知建寧時國事岌危疏

乞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
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恭帝立擢翰林學士
知制誥兼侍讀德祐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及經武要畧因爭留夢炎庇護似道
斯得遽罷去而宋亦亡矣有所著詩府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
杜佑通典徽宗長編高孝二宗繫年要錄耻堂文集行世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登嘉定進士歷軍器少監校書著作二郎
太府秘書丞司封郎官樞密院編修直舍人院輪對願陛下
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
嬖御嫉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言頗
切直又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不過曰修政事而已
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衮職之闕官師之曠出令之

引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所弗清本兵之地弗嚴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折衝禦侮之弗
堪其任皆所當修也火災應詔曰京城有災陛下之所見也四
方有敗陛下安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酷
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此其猛烈甚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
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征橫歛之源不澄於上苞苴之根
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遷秘書少監
兼權中書起居二舍人至起居郎論淮蜀荆襄捍禦十事進吏
部侍郎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
變世道將降國論將更正人將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
封植正論茲實砥柱傾頽之時也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厲臣節
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
府提舉太平興國宮進學士知温州會歲荒奏乞蠲振饑者賴

養病者賴藥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所著有鶴林
集

趙景緝字德父於潛人少勤學弱冠讀周程諸書恨不及登朱
熹之門往見其門人葉味道度正誨以求放心由是研索益精
入大學登淳祐進士教授江陰諸生守其矩度母憂祿不逮養
服闋不調讀易懸霑山景定元年轉秘書郎史館校勘奉外祠
台守王華甫禮爲上蔡書院堂長進直秘閣差知台州先務教
化取陳述百諭俗文示諸邑使民更相告諭約束官吏擾民五
事以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俾民朝夕歌之舉遺逸車若水
林正心於朝旌孝行作訓孝文平重刑治豪橫建社倉浚河道
築隄路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進考功
郎官兼沂王府教授崇政殿說書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

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惕厲
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於危故能
無危若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曰知人
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爲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
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爲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污爲廉
遂使舉刺不公人心難服與其糾劾於有罪之後孰若精擇於
先而使之各稱其職乎彗出應詔上言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
悅人心而已民心卽天心也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壅利之誦出
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必屏絕之毒民之恩倖必黜
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
又乞稽乾淳以來凡利源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
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

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
多遜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要肆大胥不若擇循良黜
貪暴之爲愈兼國史實錄院拜太府少卿以直敷文閣知嘉興
入爲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工部侍郎中書舍人封還濫恩詞頭
因雷發非時上言竊迹今日之事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闈不
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哉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
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邪而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
禁所以嚴宸居而閒惑於禴禴之小數彈墨未乾而收拭之旨
已下駁奏未幾而掇出之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不收主
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
之哉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升侍讀進聖學四箴惜日力以致
其勤精體認以充其知屏嗜好以專其業謹行事以驗其用乞

歸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藥曰吾清心以順天命可也拱手三揖乃卒贈中奉大夫諡文安景緯性孝友雅志冲澹親沒無意仕進故立朝之日不久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人之學研精六經試禮部第一登第除沅州教授極言史嵩之姦深之狀先奪陛下之心次奪士大夫之心又其甚者奪豪傑之心皆爲所變化其術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怕於善類之中擇其質柔氣弱易以搖奪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持名節之心不足以勝其富貴之欲義利之辨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見者爲之吐舌范鍾召試館職二人理宗去其一易霖名時鍾雖爲相畏姦人復出禍已霖對人上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語切時弊

擢秘書正字日食上言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祲感漬日爲之食遷校書郎大旱言諫議大夫丁大全不易則不雨京兆尹趙與憲不易則不雨不報巧去上遣姚希得留之御筆改宣教郎辭曰向爲身死尚不敢欺君父今以官高而反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爲忠衢守游鈞築精舍聘霖爲學者講道聽者三千餘人尋起通判信州力辭令守臣勉諭主管雲臺觀淳祐末遷秘書郎兼國史實錄院上令備陳今日所當言者奏以先正太子名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疏諫議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羣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不報兼權左司知無不言上不悅讒嫉者中傷之乞外知撫州祠先賢寬租賦振饑窮誅悍將建

營砦政舉化行尋以言去士民遮留寶祐元年差知衡州移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毀號絕水漿不入口七日開慶元年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卒詔與一子心亨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登第授觀察推官兼莊文府教授太學博士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言臺諫迎合上意論罷尤焞楊棟盧越三人忠邪不辨乞與同罷不允御史陳垓連劾奉祠差知南康軍遷著作佐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考功郎官引故事言臺臣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不當帝怒降兩官復知邵武軍改湖北提點刑獄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後論爲吳潛黨奉祠遷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召赴經筵兼太子侍讀歷太府少卿秘書少監起居郎度

宗卽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奏言人才貴乎善養不貴乎速成所設童子科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願賜罷以息奔競保幼稚良心從之一日朝集百官議事賈似道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汝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伯玉徐答曰某殿試第二平章不汝擢地步亦可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卽治歸除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召入權禮部尚書帝待以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叅大政似道益忌之尋病卒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稱伯玉立朝風節大較似銅山鐵壁爲名輩所重若此所著有斛峯集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宴客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者衆咸異之及長從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李方子學登嘉定進士調洪雅尉監成都府權茶辟四川茶馬提

舉司準備差遣改總領財賦所幹辦公事丁內外艱時成都已破盡室東下免喪李心傳辟兼史館檢閱文字請助修中興四朝國史擢秘書郎入對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并備邊三策理宗顧問將下殿復召與語史嵩之怨其言已出通判吉州時文天祥尚童子子才一見期以遠大轉衢州入爲國子監簿兼史館校勘遷太常博士上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證徐霖劾鄭家趙與憲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未必留也作書以孔光張禹歷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及嵩之復相又引其黨別之傑共政子才遂辭疾寓居安吉州清之卒召還遷著作郎權禮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饑民嘯聚爲亂以子才言罷經界謫謂禮浙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上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民心五者

皆蹈宣和之失苟不及時修省臣恐京城大水又將至矣熨理大臣之事自今宜息乖爭通壅蔽宰相不悅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畏子才多言請併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除軍器少監權侍立修注官兼侍講時方更化名用諸賢趙汝騰高斯得徐霖李伯玉一時言事相繼獲罪子才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者皆散善人盡矣遷起居郎耻與蕭泰來同列固辭因極陳其奸上爲出泰子才亦堅請去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爲要欲保夔則巴蓬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閬之間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屯以倚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當蜀盛時官軍七八萬通忠義爲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官使歲以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否則不

出三年蜀必亡矣後果如其言除直舍人院奏留御史徐經孫
繳還府尹厲文翁改知紹興罷之命黃蛻試學士院對策譽嵩
之子才奏罷之李伯玉降官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至卽
爲書行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堅不奉詔草獎諭賈似
道海州之捷詔語不言其功且多戒勅似道不樂早災言外郡
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朋比陷君子此天
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成帝將幸西太乙宮欵謝實欲遊西湖
子才力諫而止權兵部侍郎言賈似道開閩兩淮李曾伯開閩
荆蜀首尾幾二萬里僅倚二人可爲寒心請於合肥別立淮西
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黃均房巴閬縣劔
要害之郡築城增戍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御史洪天
錫劾董宋臣等不報天錫出關子才請行其言吳子聰之姑爲

女冠得幸子聰因得知閣門事子才繳奏帝怒曰除命將一月
始繳駁何也子才曰舊制文書不過百刻今子聰錄黃二十餘
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耳紀綱之地豈容此
輩行私於是出子聰澧州子才亦堅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太
平至郡教民孝弟頒前人慈竹義木二詩於民暇則請學爲諸
生講說經義修采石戰艦造兵仗補所負上供及總所綱綱黃
池酒息三縣秋苗夏稅畸零增平糴倉儲剝抵庫收息以供糴
本在郡建李白祠子才自爲之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
妃子以報脫靴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白之爲
亦非直以氣陵亢蓋以爲掃除之役固然所以反其極重之勢
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由是聲勢益張至其後分髮禁旅
躒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竊當時脫靴之狀爲贊

引簡錄 卷一百三十九
以刻諸石。會有揚本遺宋臣者大怒泣懇於帝與丁大全合謀
嗾御史誣劾降兩官未幾復職進寶章閣侍御知溫州召爲禮
部侍郎召見上大悅慰勞久之因奏開慶之時天下岌岌今幸
復安不知天將去疾無復憂虞耶抑惟取順適吾意而基異時
不可測之禍耶忠厚我朝家法乃者一切爲小人所戕今當漸
加培護反其所爲奈何愈益甚乎言論國之元氣今言及乘輿
尚見優假事關權倖卽形忿怒何怪有闕不聞蔽蒙不達乎帝
歎曰非卿不聞此言宜坐賜茶問外事具悉田里疾苦以對帝
輦蹙久之兼侍讀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祀明堂爲
執綬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兼直學士院賜詩褒賞每對
內殿語至夜分就賜酒果兼給事中彗星見請罷公田更七司
法徐敏子會赦量移似道惡其爲吳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

不可葉李呂宙之因攻似道怒欲殺之子才論救甚力日食上
封乞早建太子度宗雅敬之稱爲先生卽位授翰林學士知制
誥進端明資政二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錄其後二人子才天
性孝友弟子方客死公安扶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亦拔其
家致於州所薦士李芾趙卯發劉黻家鉉翁皆忠義士家清貧
四壁蕭然平江守吳淵籍富民田千餘畝以遺却之身後家無
餘貲有存齋集內外制四朝史彙奏議經筵講義口義尚書易
編春秋輪輻子燾大理少卿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父楊世父約從父遜皆從朱熹陸九淵學
少游家庭講大學出言高明諸父驚異登嘉定進士調金谿光
澤二簿克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幕土
豪討唐石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漂

陽之間恢部諸將爲十誅勅之辟制司陳韡主管機宜文字改
差發運幹官安撫陳塏檄以捕寇平之遷武學諭宗正寺簿通
判台州又從徐鹿卿討溫寇改判臨安遷知台州有妖僧居山
中爲姦利捕誅之進左司郎官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寧化闈
俗淫祠兼轉運判官以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
稱恢剛正不屈言者汙之起爲廣東運判權經畧使遷侍右郎
官大理少卿直顯文閣提點浙西刑獄荻浦鹽寇爲亂單車就
道調許澈二浦分屯建砦討平之懲嘉興吏因和糴受賂至斷
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湖南
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
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薦其守法奉公心常如
水改刑部侍郎知常州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兼發運使轉

紹興度宗甚敬之此爲一程卽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蘇鹽課理銀逋政聲赫然
每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嘗因輪
對言陛下側隱之心如天地日月閉而蝕之者近習外戚耳叅
政董槐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稱其言論剴切願賜容
納理宗欣然曰朕何嘗怒之性尤孝謹侍其父疾滌灌掃除之
役不命僮僕臨終舉盧懷慎臥簣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浚衣作
書別親戚卒年八十有七有光隕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
文肅賻銀絹五百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少從真德秀學登進士調新喻主簿有
能名改知餘干及高郵軍遷軍器監簿充督視行府叅議官進

監登聞鼓院兼太府寺丞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守處州乞
降僧道牒振濟從之加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
獄家艱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練兵豐財
朝廷倚之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正言劉漢弼
論罷之後九年起直寶文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并江淮茶鹽
所寶祐初遷司農卿淮西總領權江東轉運拜戶部尚書知臨
安兼浙西安撫使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
增價海道致寇三害開慶元年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節
制和州無爲安慶三郡屯田連加煥章寶章二閣學士以常例
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
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婚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
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一時之選寶祐六年

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北路安撫等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
應湖廣總領屯田等事請以呂文德王鑑王登汪立信等充參
議官及辟制司準備差使等官詔以提刑文及之充任帝聞既
美民思之不已上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再知建
康士女相慶光祖益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
逋負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
樽節費用建平糶倉庫貯糴本補其折閱發糴比市價常減以
利小民修飭武備助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爲政寬猛適宜事存
大體公田法行務書似道言其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
詔光祖乃可累定二年城安慶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遷提領
戶部財用復崇寧安勸治浩穰風績凜然會歲饑謁榮王府勸
發積粟于籩以故凡三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厲聲曰天下

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不因此時收萬人心。將何待乎。王以燕
崇辭光祖。裂懷中文書。質以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
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侍御史陳堯道言罷提舉洞霄宮。再起三知建康。終始一紀。威
惠並行。百廢修舉。郡民爲建祠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知
樞密院事。五月。御史曾淵子給事盧越論之。以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卒。諡莊敏。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登紹定進士。母憂服除。辟西川節度
幹辦公事。入爲太學正。父憂服除。召試授秘書正字。兼吳益王
府教授。遷校書郎。密院編修。入對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
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惟
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理宗悅其言。無何奉

祠起知興化軍。有孔子裔居涵頭鎮。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
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秘閣。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歷都官左
右二司郎中。尋兼玉牒所檢討。宗正少卿棟學本諸周程。入對
言臣所學三十年。惟持正心修身一說。用之事親取友。并治凋
郡察冤獄。至爲簡易。時有女冠交通請謁。棟言宜亟去之。帝不
謂然。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其餘郡縣多是兵將權攝。科取
無藝。非陛下哀矜其民。誰實寬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知滁州。
改建寧御史。周坦論其曩任成都制幕。盡載激賞庫物。先遁致
陷。丁黼塗炭。生靈詔褫閣職。提舉鴻禧觀。似道入相。登用故老。
起權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兼侍讀。以集英殿修撰兼侍講出。
知太平州。補闕。蕭泰來論罷提舉興國宮。起知婺州。度宗位東
宮。擢太子詹事。進賓客。歷工吏二部侍郎。同修國史。兼中書舍

人直學士院刑禮二部尚書國子祭酒景定三年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五年拜叅知政事彗星見指以爲蚩尤旗人方議之或言棟姑爲是言陰譏告帝以逐似道奪職奉祠台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乞爲山主因卜居焉以資政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致仕卒遺表上輟朝特贈少保生平負海內重望人方期其大用乃蒙疑而去時論惜之所著有崇道集平角文集從子文仲字時發七歲而孤母胡氏守節自誓教養諸子初以胄試第一入太學升上舍爲西廊學錄登寶祐進士母憂從棟往問伊洛之學釋服調福州教授應運使印應飛辟以明娶婦寃獄薦之荆湖宣撫趙葵署佐分司姚希得江萬里合薦以爲有川之學召任戶部架閣遷太學正陞國子博士旬外通判台州罷上元張燈移揚州不以牙孽羨額擾民制使李廷芝檄

主管機宜文字議行沙田力爭以爲不可召爲宗學博士輪對言春多沈陰二麥全瘳洪水發於天目弄兵典於蘇湖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冗編氓得以輕統府警遠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國何賴焉帝竦聽顧問遷太常丞權倉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秋言仲尼尊王抑伯非爲徒然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祖宗大業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垂世立教之意時帝以疾連不視朝又奏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聲色之事元無可好苟得聖賢心學之指要以是而君國子民可以祈天永命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是宜朝夕服膺帝爲之歛容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闐闐騷然文仲疏止之遷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似道怒其多言又以救教

諭彭成大迂意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千石立思濟倉召爲秘書少監兼國史實錄院遷太常少卿兼起居舍人恭帝立權工部侍郎兼侍右郎官給事中有事明堂議以上公攝行文仲奏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冲比卽喪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時國事危急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言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日不戰明日不征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嘗薦金華王栢天台車若水皆名教所急至是栢與何基之諡皆所議定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從班惟文仲一人無何疾益甚旬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因將家踰嶺南甫卒而宋亡矣有見山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潼川人登嘉定進士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

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盤石令遇蜀難軍需調度不擾而集更嘉定府司理叅軍改知蒲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至則紱彊扶弱聲譽著聞樞密游似薦名蕃察遷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太平改福州入累國子太府二丞金部架閣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上疏極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嘗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今名爲名君子而意向初未協一名爲去小人而根株實難痛斷名操大權而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名建大策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術廷臣諫封非不激切固不之罪亦不之行此臣之所甚懼也又言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能得幾何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帝改容謝曰朕決不用史嵩之遷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言李韶有德望告病

宜奉內祠留侍經幄以重朝廷又言敬天不在崇大宮宇嚴設
像貌在移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因條救錢楮三策請
置惠民局帝皆以為可行歷秘書丞著作郎提舉江西常平役
法久壞臨川有富室賂吏求免希得治其罪加直秘閣提點刑
獄未幾升度支員外郎直寶章閣移治贛州有盜僞號崔太尉
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龍等焚掠繹騷希得指授方畧不五旬
平之改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轉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
西經畧安撫司公事母喪服除召為秘書少監兼中書門下檢
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犯顏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
乃為國計非身計也小人甘言佞語一切順意取陛下官爵此
乃為身計非國計也遷宗正少卿權給事中刑部侍郎同修國
史以沮嵩之再用不報又繳鄧泳予祠之命言者論罷久之以

集英殿修撰提點鴻禧觀起為兩淮宣撫判官以加寶謨閣待
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以護江陵功名為戶部侍郎進煥章閣
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增募舟師水軍造戰艦蓄糧食理
官庫羨餘以代民輸召為工部尚書兼侍讀帝於經筵問慶元
之政甚悉復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
留守按行江上慰勞士卒衆皆歡說溧陽饑發廩勸分全活者
衆剗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三萬餘間屯戍七
千餘人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刑部尚書兼淮西總領景定
五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講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財用
四事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星變引咎不
許度宗即位進同知樞密院尋叅知政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
乞休加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封潼川郡公致仕卒遺

表聞輟朝贈少保爲人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凡有所薦人咸莫知官署以錦爲幕輒易之所依親族嫻舊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橐橘州文集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進士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歷宗學諭諸王宮教授兼度宗資善堂直講更秘書著作二郎願帝崇獎真德秀崔與之之廉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勸懲帝以爲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召赴闕爲侍右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歷官吏部侍郎給事中封醴陵縣男集賢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見改刑部侍郎加寶章閣待制荆湖南路轉運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進封伯度宗位東宮兼太子賓客二年知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封長沙郡公正言曹孝慶論罷爲湖南安撫使判澶州復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度宗卽位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悉其復用陰諷提點刑獄李應雷劾之徙衡州居住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畧精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不肯降志德祐元年始復其官

家鉉翁眉州人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嚴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以蔭補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刑入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咸淳八年以秘閣修撰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并提舉司事遷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兼福建運副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浙西安撫使權侍右侍郎拜端明殿學士德祐二年與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時元兵次近郊宰執吳堅賈餘慶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九
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執縛鉉翁抗言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得釋副吳堅奉表祈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涕泣不食飲者數日屢欲官之不從改館河間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九 終

弘簡錄卷一百三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節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

臺諫 宋五之一

劉溫叟 子聯 孫九 邊光範

周潛 滕中正 張觀

王嗣宗 師頌

王化基 子舉 孫正舉 張宏

趙昌言 李惟清 子永 錫

李若拙 子許 孫 裴莊

宋大初 謝泌

劉溫叟字永齡後唐太常卿岳之守經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自廿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以下仕者相繼世牒具存溫叟幼風骨秀異岳嘆曰世難未息得與老夫為溫洛之叟足矣遂名溫叟七歲能文

復善楷隸初蔭補四門助教清泰中擢左拾遺右補闕改監察御史時臺省廢弛爲作新之晉初加朝散階少帝奏爲巡官典文翰拜刑部郎中賜金紫充翰林學士父子咸居內署時爲策之歲滿知制誥契丹入汴溫叟懼隨之北遷上表求解職契丹怒罷之漢祖授駕部郎中周初拜左諫議大夫宋建隆元年遷御史中丞內艱起復一日晚歸過西闕潛知上與黃門數人登明德門令驪御傳呼如常翌日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則禁近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泯其跡也太祖善之故事月給公用茶錢一萬不足則充以贓罰物溫叟惡其名不取在臺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可開寶四年被疾上知其廉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性重厚方正動遵禮法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五代以來

推爲執禮立朝有德望精賞鑒及門楊徽之趙隣幾皆知名士范杲幼以文贄大加稱獎以女妻之太宗爲晉王遣吏遺錢五百千受之貽廳西舍中令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純扇所遣吏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王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納之示不敢拒愈見其苦節遂命輦歸是秋侍宴後苑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所以太祖亦再三賞歎雍熙初子怡爲徐州觀察推官任滿待選太宗召問宰相當得何官荅言當免選帝曰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擢怡右贊善大夫歷判理欠憑由司江南轉運終司封郎中炳睦並及第 曄字耀卿積官著作郎知龍門縣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真宗問曙治狀與凌策孰愈對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盜賊竊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嘗出

陞下法外帝善其對天禧元年擢右正言值歲饑河決譏好相
望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又言京師亢旱不當興土木以營不
急及請罷提點刑獄禁民棄父母事佛老土雖不能從頗嘉其
正表請補外出安撫京西還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遷右司諫
兼侍御史知雜事請以農桑考課守令治狀禁近臣爲子弟乞
恩澤時論躓之權判吏部流內銓請京朝官遭父母憂不持服
卹論罪改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至直學士提舉諸司
庫務權發遣開封府事累遷刑部郎中知河南徙河中卒爲人
篤於友義曙坐寇準貶官人無敢見者曙獨往餞之經宿而還
改善處士李漬漬死特陳其高行詔贈著作郎 孫凡字伯壽
生而豪雋素知音樂長折節讀書初蔭將作監簿第進士范仲
淹經通判邠州邠地鹵民病遠汲凡爲浚渠引水注城中鑿五

池于通達民大便利孫沔薦其才堪將帥換如京使知寧州
喜巫軍校仗妖法結其徒爲亂凡使他兵伏壘門以伺夜半盡
擒之加本路兵馬鈐轄知邠州儂寇亂爲廣東西路捉殺疾驅
至長沙見狄青曰賊若退守巢穴瘴毒方興當班師以俟再舉
若恃勝求戰此成擒耳賊果悉衆來大戰歸仁鋪凡以右軍
鬪白辰至已勝負未決言於青出勁騎五千張左右翼搗其
堅賊駭潰改知涇州陛見辭母老丐復文階歸養仁宗言涇內
地將母甚便特賜冠帔命領恒州刺史遷西上閣門使再歸郎
中班曾公亮復薦於嘉州團練使爲涇原路總管神宗轉四方
館使知保州經六年治狀爲河北第一請老還祕書監致仕元
豐三年祀明堂因大臣薦詔詣太常定雅樂凡曰古樂備四清
聲沿五季亂離遂廢請增之樂成予一子官居閑二十年致曠

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得養生訣益老不衰間語邊事謂張耒曰此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乃可禁其平日爲樂乎夫椎牛醜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耒敬識其語再加通議大夫卒年八十一爲人篤於風義推父遺恩官其從兄已蔭復先猶子之孤者其議樂律最善以爲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川故求於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嘗游佛寺聞鐘聲曰聲漸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聞角聲曰宮微而商離至秋守臣憂之及期凡遇疾然所學頌雜鄭衛云

州曰宋始設官儲才未悉於臺一紀罕見與匹淺明淺具

言者輩出

邊光範字子儀陽曲人父仁嗣後唐天成中忠武軍節度副使光範性謙退和雅有吏材起家榆次令爲殿中太常二丞賜緋丁內艱晉初授戶部員外郎累官侍御史至中丞賜金紫少帝卽位拜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遷給事中左散騎常侍入爲樞密直學士以藩邸舊僚待遇尤厚拜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漢初轉檢校刑部尚書衛尉卿爲吳越加恩使周廣順初出知陳州賜襲衣銀器繒綵鞍馬復爲禮部侍郎世宗改刑戶二部侍郎顯德三年命檢大名民田五年詣宋州均租稅郡民言其均平之狀韓通修汴堤乃具以聞詔嘉之宋初征澤潞命爲前軍轉運計度鄭洛汝孟懷芻糧還拜太常卿佐吏部尚書張昭簽判選事建隆四年征湖南代慕容延釗權知襄州節度

事路當衝會餉饋無闕是冬郊祀召還會延釗卒復知襄州大
軍數萬由陝路討蜀復當供億人不知勞因舉判官李穡坐事
除籍左遷太子賓客仍知襄州五年兼橋道使初朝廷遣使督
治吏緣爲奸民被其擾道益不修光範至悉計工程以州卒代
民役官給費用不淹時而畢詔書褒美開寶四年復判吏部銓
代劉溫叟判御史臺事數月真拜中丞疾卒年七十三爲人性
至孝謙退和易雅有吏幹母病疽嘗吮之景德中錄其孫易同
學究出身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于諸父力學工詩避劉銀亂
脫身入京賜進士出身解褐白馬縣簿有大吏犯法渭請斬之
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
強幹者狂其屬也

以渭知永濟縣始至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

并匿者按誅之乾德中通判興州州多戍兵居民苦監軍傲狠
縱下爲暴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懾服詔書嘉獎開寶
元年鳳州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
遷知棗州殿直傅延翰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擒以聞鞠
實斬之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賜錢百萬太平興
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至奏去劉銀時稅羨之繁者
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會征交趾主將退撓無功有二致
卒擢甲至邕州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無敢
犯者移書交趾諭朝廷威信黎桓懼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
治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
爲鹽鐵判官遷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
紫換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爲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

為彰信軍節度副使真宗聞其清節咸平二年召還病卒年七十七上閱其貧賻錢十萬以葬錄子建中為乘氏主簿

滕中正字普光青州北海人曾祖瑤高郵令祖煦即墨令父保裔典平令中正周顯德中滑帥向拱奏辟掌書記移鎮彭門外

難起復加朝散大夫河南府判檢校戶部員外郎乾德五年侯陟表其有材幹入為殿中侍御史兩川平知興元府判西京留

臺通判河南留守司事太祖雩祀西洛中正勤於祇事轉倉部員外太宗遷考功授四川東路轉運使太平興國五年召為膳

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六年命同知京朝官考課坐嘗薦知蔡州張白假貸官錢射利復降本曹員外未幾擢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振舉憲綱上許以稱職雍熙元年乾明節羣臣上壽酒三行上曰中正曰三爵之飲實惟常禮朕欲與羣臣更舉

一危可乎奏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二

年請老出知河南復以病罷分司西京淳化初判留司御史臺

卒年八十四中正性峻刻連鞠大獄時議以為深文二子並登

進士皆有名玄錫初權河南司錄以便養至刑部郎中玄晏後名世寧至工部郎中

張觀字仲賓毗陵人登南唐進士歸宋為彭原主簿太平興國初移典元府掾獻文賜及第授忠武掌書記就改觀察判官請

復刺史及不遣武德卒請外州偵事頗稱旨召拜監察御史三司上言劔外賦稅太輕詔乘傳按行諸州稍增之觀奏遠民不

宜輕動因而撫之猶慮其失所况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衍用輸京師愈煩漕輓固不可也或以分兵就食亦非安存之

策徒見歛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太宗然之因留不遣觀上疏

言臣憑藉寵光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分立于庭見陛下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於有司承意將順簿書叢豎咸以上聞豈徒褻黷至尊實亦輕紊國體况帝王之道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列于綱素垂爲軌範不可不慎方今遠人未服邊鄙不寧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復封祀猶闕數者皆朝廷之急務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使之造膝論思則治體化源多所裨益臣又聞唐貞觀初置崇文館命學士者儒更直互進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文藝商確時政或日昃忘倦或宵分始罷今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伏望釋循常之務復貞觀之制與夫較量金穀剖析毫釐安可同年語哉上覽而稱善召賜緋魚歲餘遷左司嘗因奏事白上曰

陛下務敦淳化殿中無飾尚朴素臣願取御器用亦在純儉上曰朕庶事簡約至於所服多用純絹皆經澣濯卿言甚善觀頓首謝以數在省署諮事與李惟清辨說牴牾惟清不能甘奏解其任出爲諸路茶鹽制置副使因疏更茶鹽之制於理非便不合旨改知黃州遷揚州皆有善政會改三司舊貫均州縣之籍以分其職召爲河東道判官有詔計司官屬不得越局言事觀自以嘗任諫官不奉詔上怒語宰相以爲妄有援引以諷刺朕乃令出知道州移廣南西路轉運使坐奏交州黎桓事不實被劾卒于桂州年五十三觀廣覽經史好論事辭理切直有古人風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遊京師以文謁王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祐登開寶進士第一補秦州司寇參軍言知州路冲爲政苛急
冲怒訟之遣殿中丞王延範往按其獲誣狀得釋太宗征河東
陳言邊事召赴行在授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贊善大夫徙
河州械送上所潛遣武德卒察遠方事者因奏陛下不委任賢
俊狠信此輩以爲耳目臣竊不取上怒繫至下獄削秩會赦復
官尋以祕書丞通判澶州益河東西植柳萬株以固堤防上言
民犯私釀三石以上者坐死立法過峻詔減罪入爲三司開拆
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運副時邊境用兵嗣忠以言激大將崔
翰令之立功就賜緋魚將議親征疏言契丹不至之狀上嘉納
之改左司諫賜白金歷度支判官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決司署
門取藥爲直官宋鎬所發坐罷頃之知興元府徙京西轉運使
移河北賜金紫貝州卒謀竊發嗣宗率吏卒擒之優詔嘉獎遷

虞部郎中至道初移河東徙知耀同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
運江浙荆湖發運使民俗疾不餌藥祀神徼福嗣宗爲選名方
刻石州門稍變其俗漕舟初經泗州浮橋多覆壞爲徙置城隅
遂獲安濟建議外任官俸薄貪狠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嬰貧
匱請均賜以公田改職方郎中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
常少卿踰年爲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戶部鹽鐵二使會罷三部
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
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詔褒美建議西邊市馬給北邊戰士有
瘠弱者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汾州地涼且接樓煩諸監美水
草請就牧放從之召拜御史中丞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
宗性剛果輕險好進率無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深詆叅政馮
拯之短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爲助旦疾其行疎之嗣宗怒

撫旦數事許奏帝不問將祀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
文武者鎮之拜嗣宗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帝作詩賜之會种
放譏以手搏得狀元嗣宗愧恨因奏所部兼并之家凡十餘族
放爲之首徙之嵩陽改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
靈應公廟爲人禍福嗣宗至卽毀之燹完殺狐淫祀遂息徙鎮
州發邊肅奸賊坐貶自言爲民去此三害居二歲召還授樞密
副使檢校太保復與寇準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
節度知許州許有別墅在焉時以爲榮移知河南天禧初改感
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陝州請老以左屯衛上將軍檢
校太尉致仕卒年七十八贈侍中謚景莊生平歷事三朝最爲
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然多傲狠務以醜言凌挫羣類嘗忿宋
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爲衆所嗤平時睦宗族撫諸姪如也

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讀書好文至死猶命以孝經弓
劍筆硯置墻中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子堯臣內殿承制唐臣
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奉官閤門祇候禹臣太子中舍

師頌字霄遠內黃人父均後唐長興進士終永興節度判官因
家關右頌少與兄頌篤學齊名建隆二年竇儀典貢擢頌上第
釋褐耀州軍事推官丁內外艱開寶中改解州太平興國初召
試除著作佐郎遷大理丞歷陝西河北兩路運判遷監察御史
通判永興軍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復
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尋知簡州入爲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復
起居資眉二州所至以簡靜爲治蜀人安之代還遷侍御史知
安州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拜工部郎中知陝州賜金紫時西
鄙用兵餽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爲盜頌嚴爲警捕盜越他

境真宗時召還頴風負才望及召對詢其文章謙遜自晦上益嘉之命以刑部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咸平二年同知貢舉入爲翰林學士五年復同典貢部遷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卒年六十七遣官護葬頴曠遠夷雅搢紳多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仲回端拱元年及第爲祕書丞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登太平興國進士除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右贊善大夫知嵐州以趙普議循例改授幕官入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化基嘗慕范滂爲人獻澄清五略其一復尚書省謂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孔目勾押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皆州郡吏局請廢三司設六尚書廢

推官判官設郎官廢孔目勾押爲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皆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卽事益精詳有闕選名品相近清幹有望實者依資除之其二二十四司公事繁簡不同下本省參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慎公舉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所知其舉到官員置籍書之後有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貪冒敗事者連坐若乃沉滯下僚遠官亦令採訪司及州郡長吏廉察以聞其三懲貪吏言貪吏損民甚於木之受蠹但中人之性不能一律惟顧所以用之鑿今諸路轉運使副兼廉訪之名責以覺察俟其澄清部內待以不次之擢足爲外官之觀其四省冗官國家封疆雖踰於古而設官亦倍於昔如江淮諸郡揚楚最要先年止設知州一人其餘通判推官悉皆分筦權務

倉庫實能辦事兼少獄訟以後添置朝臣監臨使職類踰州縣
官數今折其高卑而計之一人月費十千約以千人歲計十餘
萬緡使吏皆廉止縻公帑設參以貪夫取民又加倍焉望委各
路轉運與州縣同議裁減其五擇遠官負罪之人類非良善責
以遠方牧民之任必致怙惡肆毒甚非撫綏之意自今西川廣
南除授長吏必擇良善有素望者則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嘉
納樞密柴禹錫有奴受金禹錫實不知陳恕欲中傷之化基辨
其誣上感悟稱爲長者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
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罷爲工部尚書知揚州移河南終
禮部尚書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諡惠獻爲人寬厚有容喜愠不
形僚佐有相凌慢者輒優容之善訓四子皆有所立長舉正
字伯仲幼嗜學噐愛異諸子初蔭補校書郎及第知伊闕任丘

二縣轉館閣校勘集賢校理脩真宗實錄并國史三遷度支員
外郎直集賢院脩三朝寶訓知起居注避陳堯佐親嫌改龍圖
閣待制復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慶曆元年拜右諫
議大夫叅知政事入謝仁宗面論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
私故不次擢用諫官余靖等言其懦默不任事罷爲給事中皇
祐初拜御史中丞上言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官止遙郡刺史
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
使本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所賴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
易使恩澤有所未宣民疾有所未瘳此之故也張堯佐驟除四
使舉正論奏不報復留班廷諍竟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舉
正七疏論之唐介遠徙春州力救得改狄青爲樞密使又疏論
之帝稱其得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

書知河南入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
諷諭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安簡加賜黃金
百兩性沉厚寡言文章雅厚如其爲人有平山中書內制三集
次舉直舉善又次舉元字懿臣以獻文賜進士出身知潮州
江水敗隄盜乘間竊發夜召里豪先議獲盜然後治隄爲河陰
發運判官入對有言河決將犯京師者舉元具論地形證其妄
已而果然歷羣牧戶部判官京東轉運使守吏貪沙門島流人
貨橐輒陰殺之舉元請立監伺察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
夏人爭屈野地遽從數騎渡河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感服治
平中徙成都印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爲丹稜卓箇所侵下令
止之鹽登於舊還提舉在京脩造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
知滄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慶與夏人屯境上有窺我

意舉元使二裨將以千騎扼其要害戒勿輕動曰不過三日敵
引去矣大將竇舜卿銳意請行不聽至期果去未幾以議論不
合引疾徙陳州卒年六十二 孫詒字景獻亦蔭補官通判廣
信軍知博州魏俗尚椎剽姦盜相囊橐詒請開友告并贖罪法
以携其黨元祐初言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
河朔秋潦水淫民人流徙顛發廩振贍稍蘇其生未可以力役
傷也從之擢開封推官有富民貸僧牒身死貲籍又錮其妻子
詔請免之出知滑州屬縣有退灘百餘頃歲調民刈草給河隄
民以爲病募人佃而收之入爲度支郎中使契丹崇寧中由大
理少卿徙司農卿坐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起知深
窵二州徙同州過闕留爲左司郎中遷衛尉太府二卿刑部侍
郎詳定敕令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璿使京西攝

洛陽尹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為榮進刑部尚書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

張宏字巨卿益都人唐藩鎮茂昭玄孫曾祖玄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後唐天成中蔭補協律郎至平利令宏太平興國初登第為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脩太平御覽歷左拾遺補闕出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為度支員外郎雍熙中呂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轉主客郎中兼史館脩撰樞密直學士賜金紫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為副樞密宏為中丞兩易其任端拱初拜工部侍郎再任樞副淳化二年改吏部侍郎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等頓首請罪乃釋真宗

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真宗登祚加工部尚書咸平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以上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同知登聞鼓院再掌吏部選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中使蒞葬事宏循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子可久大理評事至虞部員外郎可道太祝至國子博士可度奉禮郎至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諛汾州孝義人父徹歷雍丘大康令太宗方尹開封值生辰獻詩百韻為壽終安申觀察判官昌言少有大志文思甚敏有聲場屋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廷試日太宗覽昌言對辭氣俊辯及覩其父名益喜擢昌言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歷右拾遺補闕直史館賜緋魚選為荆湖運副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脩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中同知貢舉出知天雄軍岐溝失律請誅諸將曹彬崔彥進等
上優詔褒荅召拜御史中丞特召預金明池宴憲官從宴自昌
言始河東用兵多條上邊事拜左諫議大夫代宏為樞密副使
上待遇加厚欲相之趙普言其剛戾而止尋遷工部侍郎坐翟
馬周上書開封尹陳王廉知以聞普勸上誅之詔特免貶崇信
軍行軍司馬淳化二年起知蔡州復拜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
河決籍府兵增隄護城禁卒遷延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
民且溺汝輩廩食于此可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衆股慄赴役
城賴以完詔褒諭有豪民時芻茭圖利誘奸人潛穴河防歲仍
決溢昌言知之命徑取豪家層積以給用自是盜決稍息召拜
給事中叅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
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言秋近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

水敵必不至從之未幾李順餘黨搆亂即於上前條畫攻取之
策上喜命為川陝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賜良馬
白金別賜手札數幅丁寧授討賊方略自王繼恩以下並受節
制行至鳳翔知府事寇準奏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可輕易上
以準憂國遣內侍賫手書追及留候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
召準知政事昌言罷知鳳翔徙澶涇延三州真宗遷兵部侍郎
知陝州未幾移永興軍咸平三年復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
言門資官不宜親民者昌言駁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峻世家
為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是多遣臺吏巡察羣
臣踰越法度者昌言請改令左右巡使分領之又言審刑詳斷
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
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言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開

引簡錄 卷一百四十一
封獨否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知府等官皆不及責何以
辨明在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俄因常德方
訟王欽若賣舉事欽若以計得脫坐昌言故入貶安遠軍行軍
司馬景德初復拜刑部侍郎判尚書都省幸澶淵命知河陽徙
鎮州終戶部侍郎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景肅為人強力尚
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至以威斷立名屢經擯斥未嘗抑損喜
推獎後進一見李沆識其遠大以女妻之薦王禹偁自卑秩擢
詞垣然剛愎縱率對僚吏倨慢時論少之子慶嗣蔭補國子監
丞至太子洗馬

李惟清字直臣父仲行爲章丘簿因家焉開寶中惟清以三吏
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爲擒治之教以醫藥俗爲稍變又奏
殺宦官督輪造船木縱恣不法者由是知名遷大理丞太平興

國三年任京湖北路運判五年遷右贊善大夫充運副就除監
察御史入奏事上問荆湖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蘇息否對以
官賣鹽斤錢六十四民以爲困詔每斤減十錢徙京西轉運使
入爲度支判官主客員外郎雍熙三年大舉伐燕奏兵食未豐
不可輕動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荆湖鹽課賦于鄉村與戶
稅均納詔准清往詳定奏以鹽配民非便遂能使還上又問民
間苦樂言民市清酒斗給耗二升今給一升民多他圖歲課反
減詔復其耗未幾復爲京東轉運會募丁壯爲義軍惟清三上
疏曰若是天下不耕矣詔乃獨遷河北餘路悉罷尋地田郎
度支副使端拱初歷戶部度支使適朝廷遣使河朔大發兵
治方田惟清以盛春務農懇求罷遣詔諭兵夫已發止令完邊
治城而已淳化三年遷給事中充鹽鐵使以帳式奏御上曰費

鉅若此民何以堪奏曰臣聞漢有衛霍唐有李郭民皆愛而畏之望慎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言彼一時此一時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雖以韓彭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俄以淮南樵貨務賣岳茶陳惡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左授衛尉卿尋出知廣州以廉平稱詔獎之至道初就拜右諫議大夫二年徙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卽位轉刑部侍郎惟清自去樞要情多拂鬱數月拜御史中丞肆情彈擊未幾卒年五十六贈戶部尚書為人倜儻自任有鉤距臨事峻刻所至曰爲強幹然本以俗吏進人望輕之子永錫蔭爲光祿丞頗涉學能屬辭尚氣少檢喜交結馮拯王濟皇甫選多與之游真宗幸河朔方服喪上章列詆

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滅敵之術爲戶部判官試策不中貶龍水縣簿改南劍團練副使復光祿丞後至右贊善大夫次子永德至殿中丞

李若拙字藏用京兆萬年人父光贊貝蕘觀察判官居符彥卿幕下若拙蔭補齋郎擢拔萃上第授大名戶曹參軍改密州防禦推官復登制科改著作佐郎故事除拾遺補闕上書自陳執政惡之出監商州院治遷太子左贊善大夫太平興國二年出知乾州會李飛雄詐稱詔使事敗伏法疑與其父若愚名同捕繫獄後知非親猶坐削籍流海島歲餘起授衛尉寺丞知隴州四年復舊官以能政聞起授監察御史通判秦與同州滕中正薦歸臺頃之改右補闕諸王出閣獻頌稱旨召見賜緋魚同勾當河東轉運兼雲應等八州事俄掌水陸發運司雍熙三年假

祕書監使交州入境遣左右戒以臣禮黎桓聽命拜詔盡恭燕
饗日悉珍異前列一不留眄取先陷蠻使鄧君辨以歸上嘉其
不辱遷起居舍人充鹽鐵判官淳化二年出為兩浙運使契丹
寇邊改職方員外郎徙河北路賜金紫五年直昭文館遷主客
郎中江南轉運使為人質狀魁偉尚氣有幹才然臨事太緩宰
相以為言罷知涇州至道二年黎桓復侵南鄙又詔充使至則
桓復稟命真宗召見慰問進金部兵部郎中召試學士院充史
館修撰知制誥咸平初同知貢舉授右諫議大夫車駕北巡判
留司御史臺明年使河朔按邊事知昇貝二州四年卒年五十
八子繹字從之幼勤愿自修以使交趾勞補齋郎改太祝登
進士除將作監丞累遷屯田員外郎知華州蒲城縣民李蘊有
陰罪懼為姪所覺殺以滅口給訴被盜繹廉得其狀收蘊致法

擢本曹郎中提點河北刑獄權知貝州歲旱為酒務市民新草
令斂者樵採自給得不死官入亦數倍而防城火牛草歲十餘
萬積久輒腐復奏罷輸改刑部郎為利州路轉運使參政薛奎
薦徙河北進直史館知延州復改兵部郎為江淮制置發運使
丙出陳帛五十萬責買於東南奏民方饑不宜重擾得罷甫半
年漕課視常歲增五之一遷太常少卿再知延州三莅鳳翔所
至頗稱治自以久官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
難知命知退知足也後終右諫議大夫

許彞字允升世家薊州祖信父唐世以財雄後唐末中國政衰
父知朔易之地不久罹患祖戀資產不樂他徙父乃潛齎百金
而南未幾晉祖輩命果以燕薊賂契丹歸路遂絕卜居睢陽娶
母李氏生彞彞年十三携詣戚同文從學即能屬文善

卷一百四十一
益州遷右贊善大夫五年轉右拾遺補闕直史館六年出爲陝
府西北路轉運副使徙知鄜州召還爲比部員外郎歷知宣
二州雍熙二年改江南運副洪吉上供運船值水損物鞠獄者
按以欺盜當流死者數百驥馳往訊以實聞多獲輕典優詔褒
之又言劫盜配流遇赦得還本鄉讐告捕者多所殺害自今請
以隸軍詔可遷正使端拱初拜主客郎中俄知福州入朝召對
便殿延問良久改兵郎領西川轉運使擢右諫議大夫知益州
歸言蜀民浮窳易搖宜擇忠厚者撫之爲預備旣而李順叛人
服其先見命知審官院遷御史中丞疾辭不許占謝日命坐勞
問出良藥賜之真宗改工部侍郎屢求小郡命知單州咸平二
年卒年五十七贈工部尚書賜其子宗壽出身後爲殿中丞驥

無他才略人以重厚長者稱之
裴莊字端已閩中人曾祖琛後唐昭州刺史祖遠河東觀察支
使父全福鄆縣令莊以明經登蜀進士歸宋歷虹縣尉高陵簿
忻州錄事參軍先是并州侍積軍儲條制甚峻掌出納者嘗十
餘人莊代之獨任其事擢絳州防禦推官提點并嵐二州緝帛
芻糧改遼州判官雍熙三年掌隨軍糧料授大理丞安輯雲朔
降戶於汝洛俄通判忻州又佐魏咸信判澶州遷太子中允端
拱初辟潘美真定通判上言契丹掠深趙邊將無功願申明紀
律無使玩寇又緣邊砦柵戍兵旣寡易以襲取會建方田大役
兵師慮生邊事上善其言淳化三年面賜緋魚拜監察御史改
三司鹽鐵判官論劉武建議請廢緣江榷務非便出爲荆湖北
路轉運使李瓌亂兼陝路隨軍轉運同兵馬事許以便宜事平

轉... 工部司封二員外郎陰料五路出師討李繼
遷... 無功請加恩繼遷俟其倔強拒命則按甲塞外俘擒未晚
既而果敗真宗遷祠部度支二郎中充河東運使上言慶邠延
州... 遠軍威處邊要請任武幹如姚內斌董遵誨者若田紹斌
嘗... 疑難崇... 本秦王婿程德玄親近外遷皆懷怨望不宜委
以戎高未幾知蘇州咸平二年命莊巡撫江南還言朝廷所命
知州通判率以資考因循偷安其素蘊公器有政績者偶緣公
坐黜司冗務自今望慎選其人勿以資格補授契丹犯塞又命
莊... 河北運使屢奏傅潛統大軍無謀略王顯掌樞密非材徒
起攀附恐失機會不報徙知越與宣州應詔條列四事去暴征
省煩刑擇吏職敦稼穡詔令陳所宜先對甚悉改司封郎中景
德初安撫兩浙多所升黜又知潞邢二州東封改鴻臚少卿

判登聞鼓院祀汾陰遷太僕少卿副北獄加號開禮使撰北行
記以獻六年出知襄州車駕幸南京恩授大府卿權判西京留
司御史臺天禧二年入判刑部以疾分司西京郊祀改光祿卿
... 年八十一錄其孫慶孫試將作監簿莊為人有吏幹無清操
慷慨敢言太宗獎其忠讜多所聽納好為規畫然寡學術晚年
退居喜接賓客終日無倦子奐咸平二年進士至屯田郎中遷
左班殿直閣門祇候

宋大初字永初澤州晉城人太平興國進士解褐大理評事
判戎州以善政聞詔褒美遷將作監丞贊善大夫通判晉州轉
太常丞雍熙三年通判成都賜緋魚求直言著守成箴以獻淳
化初遷監察御史北面用兵遷為雄州通判入判度支勾院歷
京西河東轉運副使改殿中侍御史至道初遷兵部員外郎充

鹽鐵副使賜金紫大初凡有規畫必咨陳恕未嘗自用爲功恕甚德之值西鄙有警轉饋艱急改刑部郎中充陝西轉運使會自守榮馬紹忠分護芻糧抵靈州盧之翰違旨併往爲戎人所剽上怒捕繫獄責懷州團練副使明年起爲祠部員外郎知梓州真宗詔復舊職命經度陝西餽運咸平初拜右諫議大夫知江陵蠻寇擾動以便宜制遏詔獎之三年再知梓州俄代雷有終知益州時分川陝爲四路各置轉運使上以事有緩急難於均濟命爲四路都轉運使要切之務俾同規畫與鈐轄楊懷忠不協慮其臨事矛盾亟召還命權御史中丞先是按劾有罪必豫請旨大初以爲失風憲體獄成然後聞上時論違之俄出知杭州宿疾不便改廬州連徙汝光二州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二錄其弟繼讓試校書郎爲人性周慎所至有幹職譽嘗著簡譚

三十八篇謂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爲其歸一也喜以古聖道契當世之事而思未博也忽外物觸於耳目內機發於性情因筆而簡之以備闕忘耳子傳慶後爲太子中舍

謝泌字宗源歙人少好學有志操賈黃中知宣州奇之登進士解褐大理評事知清川縣徙漳明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爲殿中丞獻所著文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名試中書除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閣門審非俸望方許受之泌疏其不可言邊鄙有防民政未乂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置其不可者復言國家圖書多失次序請遵前唐故事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命官分掌詔從之遂令直館分典四部以泌知庫事遷右司諫改左正言淳化二年久旱上言時政朝廷因諫院王禹偁建議詔自今庶官候謁宰相樞密並須朝罷於政事堂

按見以杜私請泌言明詔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今天下至廣萬
 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悉
 令都堂候見則咨稟決事略無解衣之暇且陛下囊括宇宙總
 覽英豪朝廷無巧言之事方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為衰
 世之事乎上覽奏追還前詔仍以所言送史館會脩正殿願施
 采繪泌復上疏命代以丹墀上書其忠蓋拜左諫議大夫賜
 金紫并錢三十萬名對便殿又稱其在直敢言泌奏陛下從諫
 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李孟昌圖與魏諫而夕去位其取諫
 宜矣太宗動色久之奉詔解送國學舉人縣洛既多羣聚喧詬
 上聞之乃授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駟尊嚴肅都人畏
 避上元觀燈特命預召自是為例俄判三司鹽鐵勾院轉全部
 員外充鹽鐵度支副使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上諭以朕惜

金帛正為備此泌奏陛下薄於躬御賞賜特優歷代所難與至
 沔同磨勘京朝官考課知三班通進銀臺司出知湖州再遷主
 客郎中知虢州真宗初上疏臣竊惟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
 致太平爾乃錄唐姚崇太平十事以獻謂陛下自臨大寶邊不
 加兵西北肅然民安歲登太平之象復何遠哉至於省不急之
 務削煩苛之政抑奔競來直言斯皆致太平之術又豈讓於開
 元之治也哉臣又聞輔時佐主建萬世之基者必倚老成之人
 如成康刑措由任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明皇太平亦資姚
 宋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胥奔走之吏可當其任
 也惟陛下察往古用賢致治之道則賢者亦必盡忠竭力以輔
 成太平之治矣咸平二年徙知同州還知登聞鼓院五年同知
 貢舉復知銀臺司出為兩浙轉運徙知福州民懷其愛刻石以

紀去思轉兵部郎中復知審官院直昭文館知荆南改襄州遷
 大常少卿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卒年六十三為人性端正好
 方外學疾革服道士服端坐而逝帝聞而歎異遣使臨問官其
 子衍為奉禮郎至太子中舍銜將作監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

終

